

修訂日期: 2009/04/23 發行日期: 2009/5/9

發行單位: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 <http://www.cbeta.org>

資料底本: 大正新脩大正藏經 Vol. 51, No. 2097

原始資料: 蕭鎮國大德提供, 北美某大德提供

No. 2097

南嶽總勝集敘

南嶽多古志。率皆佚而不傳。隋經籍志有宋居士撰衡山記。太平御覽引徐靈期南嶽記。宋藝文志有盧鴻衡山記。錢景衍南嶽勝概。諸書既不得見。惟有唐道士李仲昭撰南嶽小錄一卷。錄入四庫書。此外有明彭簪衡嶽志。國朝趙寧嶽麓志。俱後出又少。故實此本南嶽總勝集三卷為宋紹興時陳田夫所撰。明人影宋鈔本。體例既佳。書亦最古。考之晁公武讀書志。有其書不著撰人名。宋史藝文志并不載是書。蓋其漏略。吾友唐陶山明府仕優則學愛古敦素。校付開雕。閱月刊成。甚可喜也。昔向子禽遊五嶽。待畢婚嫁。予以少賤從事畢督部幕府。自華歷嵩。又以都官扈蹕。西巡經曲陽。大茂山詢考北嶽舊廟故蹟。及官東魯。祈雪泰山。信宿日觀。屈指五嶽。已遊其四所。未至者南嶽耳。而陶山先生未第時。以名孝廉遊學。足跡半天下。授經泰山之麓。撰岱覽三十卷。蒐羅古迹金石。多前人未見。茲官東南。以經術飾吏治方求吳地。記吳中水。利書寫刊。以徵一方文獻尤念。此書為鄉郡名山故蹟所在。急為廣布。予與陶山生同歲。甫及知非鬢髮漸斑白矣。薄宦思有濟於物。終不能自行意。如待畢婚嫁遊名山。恐年衰已乏濟勝之具。終日執此編。尋攬名勝。以當臥遊。或數年後即賦。遂初從陶山於瀟湘。雲夢間望衡九面。以補向禽未遂之願。則與陶山案圖考古。續補此書所不及載。又盛舉也。嘉慶六年六月朔日。孫星衍敘於金陵五松書屋。

南嶽總勝集卷上

溪山之勝。林壑之美。人所同好也。而於幽人野士。常獨親焉。必志不拘於利欲。形不膠於城市。養心於清靜。養氣於澹泊。養視聽於寂寞。然後山林之觀。得其真趣。閩中道人陳耕叟有焉。庵居南嶽紫蓋峯下。往來七十二峯之間三十餘年。心有所慕。不勸求訪。前古異人高僧岳居穴處。靈蹤祕跡。考其事而紀之。所歷滋多。所獲亦廣。遂積而成編。名曰總勝集。凡嶽山之邃隱。與夫觀寺之始末。古今之題詠。有關於勝趣者。靡不畢錄。或謂為道者修練之要。察玄牝觀鼻機亦暇此耶。則將應之曰。雖然是編之作非特資於好事者。尋幽討勝。一時登覽之興。固有素懷淨緣。默存真趣。按集跡事感今懷昔。一旦契其夙心。發其雅志。悟修真之至理。躡前人之超然。仰山景行。魚筌兔蹄有在於是。則於是編之作。庶幾為知者有取也。隆興甲申上巳日拙叟序。

南嶽總勝集總序

衡嶽之記。有尋勝證勝大小二錄勝概集衡山記。皆近代好事者。編集疏略何多。並各執於一隅。不能廣其登覽。故僧作尋勝。則道家之事削而不言。道作證勝。則僧舍之境闕而不書。不惟不究二教之始終。抑亦蔽諸峯之殊異。至於監嶽廟事。楊臨縣尉錢景衍雖併而錄之。其中勝概瓌奇靈蹤昭著百得三五而已。愚因圃暇。合前四記。廣為修之。刪其重複。補其闕略。寥寥空山綽有年歲。漫峯跨谷。未始云勞。探勝尋真。頓覺志勸。搜求內教。博採仙經。并討舊記。斷自三皇已來。迄於我宋。約數千萬載之間。得道真仙。凡經涉於南嶽者。必為之纂錄。數至四五萬言。分為上中下卷。不問觀寺。皆考廢興。且嶽廟者。周秦以前祠在祝融之上。禮秩比三公。漢唐封以王爵。今廟佐鍊玉峯下。又按衡嶽觀宇洎真仙得道者。據前四記。並云起於晉太康中為始。則是晉之已前未有宮祠。蓋可知矣。又詳按黃帝內傳云與西王母於宮中別營仙館。又於華山。嵩山。王屋山。泰山。衡山。終南山及諸洞天。皆造王母觀。以候神也。以今考之。蓋緣湮沒既久。了無遺迹。豈有國家壽山係第三洞。天中有四福。地上歷千古。至晉方建宮觀乎。必不然也。即今華山南下有古王母觀。至今世度女真焚修不輟。可以為證。則內傳之言果不妄矣。又夏禹王於衡山致齋。建清冷宮。以安奉虞舜之像。即知漢秦以前至於上古。建立宮祠。逮真仙棲游者。不減於晉唐。故舉一二為標題。爾今則上敘峯巒靈迹嶽祠次之。洎歷代帝王傳經受道。中敘觀寺興廢。兼得道異人高僧嶽中所產靈異。下敘唐宋得道異人高僧。洎隱逸敘古跋記。前後第而踵之。年數相參。班班可採。尋幽賞勝之士。為之司南可乎。隆興改元重九日。九真洞老圃蒼野子陳田夫耕叟。

南嶽總勝集卷上

上真記云。祝融氏為赤帝治衡霍山即衡岳也。衡岳者五岳之南岳。即周官所謂荊州之鎮也。又夏書云宛委山也。道典云。五岳五山各有儲佐。昔黃帝遊觀六合。徵召神靈。見東中西北四岳。並有佐命之司。惟有南岳峙而無。乃與昌宇力牧方明等章詞三天。太上使命霍山潛山為南岳儲君。拜青城為丈人。署廬山為使者。令總衡岳以鼎鎮。舉德正而為主。儲君者衡岳之副君也。述異誌云。南岳者盤古左臂。至漢武南巡。以南嶽遼遠。乃徙其祭於廬江。亦承軒轅副義也。湘中記云。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軫宿。銓德鈞物。應度璣衡。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故曰南嶽。禹貢云。荊及衡陽惟荊州。又云。南巡至于衡岳。(孔注南岳衡山也)爾雅云。霍山為南岳。即衡霍也。又五岳經云。廬山。麻姑山。玉笥山。洞陽山。大圍山。九疑山。羅浮等山。為之佐命。徐靈期南岳記云。朱陵洞天名太虛。小有之天。周迴八百里。中有青玉壇。光天壇。洞靈原洞。真墟四福地。迴雁為首。岳麓為足。又五岳真形圖云。上有流丹。方四十里。生芝英。南有天津甘泉。

得飲之長生不死。東有玉砂曾青白石英。西有崑水。北有赤芝。自下而上。九千七百三十丈。東至洞陽。西抵白鶴雲陽面其南大圍踞其北。西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東北至長沙二百七十里。西踞衡陽九十里。石鼓乃朱陵之西門。青草是衡山之左腋。越縣三十里。夾道杉松蒼翠不斷。雖盛暑不假張蓋。其爽籟飄蕭激人耳目。道有四亭。為遊人頓息之所。其山形勢。九向九背。應九陽之數。觀覽無極。實為三十六洞天之第三洞也。故冲妙先生李思聰南岳朱陵洞天詩云。靈峯七十二巒岼。紫蓋芙蓉杳靄間。影浸瀟湘盤地脈。秀擎翼軫插天關。真君玉冊光千古。赤帝璇宮鎮八蠻。好比吾皇大椿算。萬年松在最高山。本隸衡陽。至天福五年始割於長沙郡。淳化中衡陽太守成珣。復乞附著衡陽。四年方詔依舊隸潭州。以便國家祈禱民之輸賦。則從制置使雷有終之奏請焉。

五峯靈跡

〔祝融峯〕

者。昔炎黃之世。祝融君遊息之所。因而名焉。故廣記云。祝融棲息於衡阜者是也。融頂形似朱雀頭。元氣上連。熒星太陽炎老君所治。其中主夏氣。長養萬物。使丙丁之神行天德。使己午之神正地氣。萬神常以立夏之日昂此峯。入赤石玉闕。謁炎老君。受天玄符。各還四方。召使百神。斬殺惡鬼。所以佐天地長人物也。其衡山君領仙官。服朱光之袍。戴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赤龍。嶽神姓崇。諱[山/岫/白/曰]徐真人云。融頂西南崑池甘泉神津之水。飲之長生昇仙。若君山之酒。嵩山之石芝。昔葫瓢子隱夕陽石室。得飲之成道。其溪曰夕陽。溪山高九千七百三十丈。在眾峯之北最高嶽之絕頂。下視眾山如坵垤。雖紫蓋雲密等峯亦不可侔。故盧載詩中一聯云。五千里路望皆見。七十二峯中最高。南有祝融廟。基址在焉。舊有光天觀。按福地誌云。係二十二光天壇福地。東有息菴。乃白雲先生延何尊師問道處。又有上清院。隈巖鑿壁架險而居。昔有隱者號懶翁。惟吞符餌茶。隱顯不常。建隆末西入華山西有青玉壇。係二十一福地。故洞淵集福地誌詩一絕云。玉壇相對壽山高。峻極長疑壓巨鼇。住息真人曾隱此。洞前親種碧蟠桃。昔楚靈王時融頂崩。獲人皇九首之圖。按圖經云。青玉壇上有仙人行道處。迥然孤絕架險而上。國家修金籙齋畢藏。金龍玉簡亦於此處。又嶽圖經云。下有火山芝。神農本草云。赤芝生衡山(赤芝即火山芝也)。夜有靈光如飛燭。俗呼為聖燈。草芝圖云。衡山有九芝。三本生滿谷在蓮花峯東。三本生此壇下。三本生金簡峯東。又地理誌云。衡山青玉白璧二壇(青玉即仙人橋也。白璧即光天壇也)在此峯尖之上刺天仙如金字之狀。其上廣可數尺。亦猶桐柏之金庭句曲之金壇也。隋易觀為寺。即今上封寺是也。寺中伽藍土地。乃道觀之真宮土地。寺僧或絕於香火。即供寺之泉源枯涸矣。釋氏復以其青玉壇改名羅漢行道壇者是也。又有仙梨樹。湘中記云。祝融峯東有仙梨。大如斗。赤如日類萍實也。亦猶青城之牡丹

太華之蓮花。羅浮之籠[竺-二+(公/心)]竹也。又有石髓。昔衡陽令潘覺見之。石裂有紫泥出。經云。名出五百年一開流出。人得之喫即白日輕舉。又有蛟松。或變成大蟒。魅人不致害。拂壇松名矮樹萬年松。高不盈丈。根[榦-木+禾]獐翠。怪狀如龍。乃。

吾皇比壽之松也。又有虎跑泉。夕陽溪。寶日亭(可觀日出)龍王堂。定心石。把鍼巖。最勝巖。夜光巖(多蓄山魃)雷池風淵穴。每雨將作陰風怒號自其穴而發。故本朝陶弼有登融峯一絕云。曾到祝融孤頂上。步隨明月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窓雨。臥聽風雷在半山。

〔紫蓋峯〕

高五千四百餘丈。有紫霞華籠之狀。其形如蓋。亦謂之華蓋峯。又云小紫蓋者華蓋峯也。諸峯並朝祝融如拱揖之狀。獨此峯面南。乃朱陵洞天之源向南故也。祝融位配火德。雖為五峯之尊。上有青玉白璧二福地。以掌地仙之司宜卑於洞天也。又其形勢宛然南向已。故唐杜甫有望岳詩其略云。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巖相望是也。湘中記云。每天氣澄明。有雙鶴徊翔其上。今有鶴鳴臺。仙茶竈。白鶴泉。寶露臺。夏禹埋寶露瓮於此臺下。中貯紫金玉膏。人得服之長生。又方輿記云。峯頂有仙人池。鶴鵲夜鳴有似更轉。東有天寶臺。西有紫蓋院。昔傳待仙得道處。又譚峭於此煉丹。又陳藏器尚先生居之。廣植榷樹。茶園下有王氏藥堂。在翠麓巖。久服山芹何首烏。年百二十餘。後遷永和峯下。就靈澗夜樂泉修靈劑也。

〔雲密峯〕

高五千三百餘丈。南下有雲峯寺。西有大禹巖。昔禹王致齋祈真處。又有丹霍仙人石室。在峯之西北。凡遇陰晦之夜。有仙燈出見。跳躍如飛燭。或云。昔周君紫陽曾嘗丹於此。西北有隱真平。上有會仙壇。在亂峯之中。坦然而平。周回五七里。洞天福地。掌職眾真皆較功遊息之所。常有祥雲覆之。峯半有禹碑。禹王至此。量之高四千一十丈。皆[科/虫]蚪之書。曩有樵者。見石壁有兩虬相交碑上雙睛掣電字石光瑩。目不可正視。怖畏走之不已。此後了無見者。亦猶天台之金銀橋。北岳之玉梁。古今皆一見也。畢田詠禹碑詩一絕云。治水功成王業興。嘉謨垂世坦然明。琰刊[科/虫]蚪猶難識。況在深雲隱不呈。又有秀木交枝。芳草連條。黃鳥白猿異響同韻。北有流洲岸有白玉床榻。几下有玉沙泉。色如丹得。飲之昇天。西有桃花源。因游僧惠光訪此。見桃花爛然。摘數枝而出。人皆訝之。引友再訪。了無所有。

〔石廩峯〕

高四千五百餘丈。湘中記云。其峯聳峙。遠望如倉廩之形。有石像立門兩傍。或暴風雷雨。山下居人聞閉石門之聲。傳云。是朱陵洞。天之便門。晉時毛景為衡陽令。蠻民咨景曰。廩中皆蜜。景致齋虔禱。親往視之果見。遂拜而取。餌之昇仙。又有

餘糧石。昔禹王之遺糧所化。又南陽道士遊是山。登絕谷(一云滿谷)而不出。本朝至和中。有道人李混融。於此採茯苓。餌之成仙。又荊州記云。一名石困。於石室中嘗聞誦經之聲。又云。石困峯在滿谷之東。謂之小石廩也。方輿記云。形如倉廩。有二戶。一開一闔。闔者亦有關鎖之形。又湘中記云。開則歲儉。閉則歲豐。記云。昔劉遺民遊衡山至絕谷。遙見二石。困隔水不得渡。復還遇一叟云。夕陽津之東石困中皆仙方上藥。劉再往路迷不復至。因曰迷津。故畢田石廩峯詩略云。時雨聞開闔。年秋識儉豐。又云。新陳四時雪。啟閉一天風。上藥何曾得。迷津路罕通者是也。上有玉清觀。頂有陳真人鍊丹臺。鬼栽石雷泓風穴。誦經壇。浴丹泉。東南太清觀基。西有洞陽宮基。正東有太初觀基。

〔天柱峯〕

高四千八十餘丈。其形如雙柱。兩頭端聳百丈。九域誌云。名山三百六十中有八柱。此其六也。山下有天柱寺。山西北有石室。吳太和年。有野人李洞巖叟居之。自云。昔魏夫人植香白芷於此山。若人以菖蒲製而服之。可以壽同天地。但法無大小誠信者得之。我往來於此五十餘年。今一百一十七歲不。晚往青城未逾兩月。夜望其居處。炎火騰空凌晨。山下人往觀之。了無所有。北有菴址石穴。但見亂草冷灰。時復有道人採藥於絕頂。竟不知居處。昔西晉陳興明遇二神人。傳道於此峯頂。

五峯之外。有六十七峯。靈跡雖劣於五峯。亦有可觀者。今各依五峯所隸。次序詳錄于後。

〔朝日峯〕

昔殷先生誦經負暄朝日之所。因而名焉。

〔側刀峯〕

東有石室。慧車子修行處。三國時。李意期遇之。而能遁形隱影。逆知人之休咎。寓之於陰陽數。又有薛幽棲禮斗壇。壇周回生尺鱗草。一名玉燈臺。其葉層層間疊。根紫乳紅。似杏葉而軟。採之不見。火忌鐵器為末。人服之不闕。忌五辛血腥之類三年。而通神延生不老。又能乾汞立成馬牙汞為真寶。昔譚峭常採之服方寸七以助內藥。後立化於蜀山。

〔惠日峯〕

昔高僧初憩于此。後隋帝詔赴慧日道場。又唐高僧久居彌勒菴。談論經教。該博宏辯。歸依者盛族也。自撰十八高僧傳。後赴詔稱旨賜號惠日。古曰秦人峯。門弟子更今峯名。

〔碧蘿峯〕

與煙霞為隣。下瞰大明寺。當遊山大路。觀音巖。育王塔。皆列其下。俯視岳南。極目千里。

〔煙霞峯〕

南下有大明寺。後有大明塔。爛柯巖。前有行道壇。東有李鄴侯端居室。嬾瓚巖(已上五峯為祝融之所隸)。

〔金簡峯〕

昔黃帝受戒經於此。今有受經壇。黃帝巖。黃樂洞。乃章詞三天之所。東有大禹巖。禹王致齋夢蒼水使者南上帝君授金簡玉書。因而名之。女有斷石源隱真平。西南水源有石。高數丈闊數丈而中斷。其石崖上有石刻字云。玉砂之水。如乳甘香。人得一啜。地久天長。或人到此。惟聞石下有水聲。聽左即在右。聽右即在左。記云。若人尋得水源處。有一梨樹。以石擊樹。仙人自出。昔賢題斷石源一絕云。一酌丹華享萬齡。遊人競訪只聞聲。那知坎井埋砂久。猶得全家壽幾生。東有仙竈巖流丹。崖上生珊瑚芝。陰晦之夜靈光出見。俗呼聖燈也。又曰光明臺。

〔會仙峯〕

昔薛幽棲注靈寶經。值雙子辨白先生。談玄論五真遊神之妙。忽香風匝坐。瑞氣凝煙。雙乃登西臺。隱映見赤君乘空而過。瞻禮之次。忽失所在。煙氣遂散。下有白雲先生堂。

〔降真峯〕

仙錄云。昔炎帝公主致齋祈真。感玄君降傳道。後數年易形鍊骨同飛昇。

〔仙巖峯〕

下有石巖。高敞容一二百人。昔劉根先生於此鍊神朝斗修帝一之道。東有醮壇。燈具祭鑪就石而成。又有風穴。長生池。懸泉滴瀝巖間。冷冷然音韻如琴。亦猶小潛山之聽泉。岫[嶠-出+雨]之應泉。下有仙泓靈草。風洞南有大洞。是朱陵之東門。故曹道沖詩中一聯云。長生門戶分明啟。大洞煙霞咫尺連是也。下有集仙觀。丹霞菴基。

〔芙蓉峯〕

帝紀云。昔赤精子授顓頊帝微言經於此。今有傳經壇。咸和中。山南見數童子與群白鶴遊翔其上。

〔靈隱峯〕

下有伏虎巖。舊記云。廣明末。有野人張白醪辟穀。日飲渾酒未嘗醒時。來往衡陽。晝臥石鼓洞。夜歸巖中。人數見之。虎臥巖前。無敢近者。或詢之來往。答云。拂地來拂地去。頭上插野花。每念謠云。山花頭上插。濁酒口中斟。醉眼看醒漢。忙忙盡喪真。後亦不知所往。樵者見之。但破鉢而已。虎亦從此不來。後五年里人見之於成都下有菴宇池塘西有張元和尸解處。

〔碧雲峯〕

在紫金臺下(紫金即寶露瓮也)鶴鴻臺。西南望雲陽如潑藍黛。

〔棲真峯〕

下產雲母金漿銀液。舊記云。昔武陽洞人遇野人。披髮草衣。身臺長寸餘。見之而走。野人曰。吾地仙非山鬼。知汝至孝不殺物。今日相遇亦有分。我棲此久。常服蒼耳。今二百餘歲。吾教汝服之。但連拜不已。乃指草令視之。忽失所在。自後服之。已久力蔽百夫。壽百餘歲。因一日假寐。復夢前野人。乃告兒孫側臥而奄。

〔靈芝峯〕

唐咸通中。有李生野人能琴棋。面如處女。常在荆襄。往來長沙。父老兒穉。時見之狀貌迄今如一。常謂人曰。此山乃至陽之地。以一陰為中(中主也)宜煉水石之精久服之。身輕而炁住。賜實而骨堅。是此光明粉(即雲母也)吾朝遊棲霞。暮宿靈芝。琴碁之友善女峯西(琴碁之友即耆閭善女也。棲霞君是桂林北往反二十里)。

〔華蓋峯〕

隋大業中。高僧於此修行。休糧誦呪服黃菁。人問之不言。後入蓮華峯而隱。南有華蓋院。乃華蓋君雙子辨修行處。又譚峭丹成後於孫登壇尸解。山北多生長生草。收之雖久乾甚略。以湯沃之則青翠如初生。若孕婦臨產煎湯飲之。即時便下。又名催生草今他山亦有。

〔紫霄峯〕

下有銓德觀。上有駕鶴亭。紹尹菴基。昔東晉尹真人冲昇之日。有白雲蒙蔽山谷。三日不散。後門人建白雲堂。今在觀內。

〔喜陽峯〕

南下有北帝院基。北有田真巖。西隣紫霄峯。亦曰喜王峯。今以觀之龍山者非也。

〔未帝峯〕

古曰煉玉峯。上有惠車子尸解處。東有趙澗石碁盤。後有石刻詩。識字者不得見。傳云。三島石每島如鍋釜狀。下透無底通海。

〔軫宿峯〕

在祝融西南下踞岳祠之北。上當軫宿。下臨巳地。漢天師第七代孫獲天書之所。後隱蜀山。峯之北隱密處多生地不容草。採取汁同雄黃末調服之。大解蛇傷。以其滓傅之傷處。雖蝮蛇五步。至毒亦不加害。蛇藥尤多。其効至速不出此草。況朱陵。是注生之府。遷善之鄉。雖山內外三百餘里有毒蟲猛獸亦不傷人。地氣融和。水甘土美。居之者不假所修。亦能長壽而得善終。蓋亦壽山之廕也。

〔柿蒂峯〕

下有靈源源響而不見水。但聞石間冷冷然如人共語。亦猶牢山之聽石。萬歲山之話石。下通靈壽澗。澗之深陰巖壑中多生靈壽木。枝柯皆對節。或如品字者。人採之為拄杖。又曰。萬歲藤。

〔靈應峯〕

昔鄧郁之。字元達。南陽新野人。有祛邪馱毒治病之符印。救無不愈。因採藥夜宿石穴。夢神人曰。汝有功將徵召。宜應時眾仙候汝。覺而驚喜。於天監初臺司奏。少微星見長沙分。勅監軍採訪。詔之後煉丹成。而遷前洞。果眾真會而迎之。同昇周靜真因立名也。

〔瑰霽峯〕

昔齋張司空謁融頂。回登此峯。宴坐久之。環眺群峯。見陰氣太盛浮屠之舍比鱗。遙觀大江之南。祥煙瑞霧繚繞亘天。隱隱數峯高插雲漢。謂左右曰。此非紫麟乎。遂領家南渡。山之西有長髮草最多。凡折一莖。其中皆如細絲。毫毛不見。火為末以清油搽頭上。可令髮長。又有金露盤生幽陰處。採之頓黑闇所。隱隱有光。亦經半年不乾。仙方內載此草通靈。亦罕有用者。杏葉金線不及之。

〔石困峯〕

有二石形圓。中有石室。在幽谷之上。採藥人嘗聞室中有誦經之聲。又有石乳。得餌之長生。或云。石困附石廩峯。東有太清觀基。在玉清觀之東北。今無考據有基址。舊有菴宇。

〔香爐峯〕

南下有寶勝寺。上有紫蓋院基。仙茶竈。乃傳待仙煉丹處。

〔日蓋峯〕

左瞰聖壽華嚴。右眄南臺天柱。

〔女善峯〕

昔有一女。垂髮至腰。身上毛長寸餘綠色。人嘗見之。問云善。因呼之善女。或見在耆闍峯。與道人李遐周為琴碁之友。

〔集賢峯〕

下有南嶽書院。李泌張九齡常談論於此。故得其名。南下有衡岳寺。

〔吐霧巾子二峯〕

與白馬峯相連。並是本縣主山峯頂吐霧與雲密相應。境內定雨常時不差。下有白龍洞。北有仰天臺神廟尼寺基。亦有菴宇。僧道居之。

〔白馬峯〕

按山海經云。昔夏禹於此殺白馬祭天。仰天而嘯。夢繡衣童子自稱蒼水女夷使者。授金簡玉文。因而名焉。又曰仰天臺拾遺云。昔紫虛元君篆符逐白龍之所。今俗呼白龍洞。但有神龍廟。上有菴宇。僧道居之。

〔馬鞍峯〕

在平野大路之南。並無佳致。

〔彌勒峯〕

唐有道者遊南岳。葺隋高僧智穎舊菴而住。自云彌勒。通博三教。衣衫不檢好睡。後應詔不回。土人因稱彌勒(已上二十七峯。係屬紫蓋所隸)。

〔碧鷲峯〕

在九真洞北。唐末有王先生。亦不知其所修。卜菴於峯南。因覽五峯形勢殊異。清煙瑞炁蔽於山巖。芳卉仙葩映於溪谷。信山記云。秋實冬根之藥。春三夏五之苗有之矣。予平昔所得之祕將成於此乎。乃令山童採五峯靈草。卓壇劍步星罡。按周天調水火煉三素丹。大藥延年輕舉。小藥濟拔沈痾。久而聲流帝都。奉詔遷中岳以便修問。

〔白雲峯〕

西有白雲寺。下有龍潭。神龍出入靈感人帶葷茹者不敢近之。乃朱陵洞天之東便門也。與前洞斷石源相通。下有白雲洞。

〔高奇峽峙二峯〕

屬湘潭界去南岳數舍之地。並無佳致有寺。亦不係岳境。

〔靈麓峯〕

(即岳麓也)在潭州湘水之西。係二十洞真墟福地。故詩云。玉洞仙壇長冷落。真墟巖竇色常新。可憐城裏悠悠者。不識瀟湘四季春。湘中記云。中有抱黃洞。下有洞真觀。乃東晉鄧郁之修內外丹處。後昇真於南岳。每歲至秋。仙鶴常集於洞口。至今不絕。我朝任睡詩云。得道真仙去不回。空遺宮殿起崔嵬。千年勝地多殊感。群鶴翔飛歲歲來。本朝改賜景德。徽廟朝改為岳麓萬壽宮。左右有道林岳麓二禪寺。昔賢詩中一聯云。雲藏一福地。路隔兩禪林是也。唐軒轅彌明嘗隱于此嶽麓書院。則居其中。本朝祥符年有秀水黎白。於此遇道士張抱黃。傳內八卦繫辭。修之成道。山無禽雀。洞有[(興-同+爻)/石]石。東有君真巖。西有舍利塔。道鄉臺。漢皇廣白鶴泉。風零亭。皆佳致也。又有跛仙遇呂洞賓。同來往洞中。數過城下。人不測之(已上五峯係屬雲密)。

〔石榴峯〕

南下有洞門觀基。北有夕陽溪。夕陽巖。倒洞。北下有迷津。昔人尋藥路迷。但見榴花如火。行至滿谷而遇老叟。把石榴花告曰。仙藥不遠。言訖不見。人後反洞陽宮言於道友皆訝之。又咀榴花而休糧。不知其終。又南下有避秦人惠雍真人水假處。人呼張翁潭。

〔採霞峯〕

古應相峯也。齊楮伯玉。字元璩。隱南山十餘年。妙該術解。採煉吐納。夜有神人。告齊高祖曰。南嶽有異人。與陛下祈福。因採訪詔之不起。後端午夜。夢見煉丹。帝曰。此仙伯也。先君曾詔不赴。因詔吳會二郡以禮資遣。勅建太平觀。遷瀑布山下門人王僧鎮。名曰應相。

〔白石峯〕

與應相峯重疊。下舊有菴宇。

〔永泰峯〕

古曰朝真峯。東有古觀基。南有古寺基。龍真澗。上有殷先生朝斗基址石恪隱室。

〔九女峯〕

或云。舊有九女廟。今西北見有九子巖。並無文可出。

〔雲龍峯〕

西下有西真觀基。道錄云。西漢蜀青城山道士王谷神皮玄耀修真之所。後唐有董奉先繼之修行。復入衡陽尋真觀。今存誦經石泊石像真人。北有雲龍寺基。

〔雙石峯〕

下有雙峯能仁二寺。北有瀑布玉虹亭。楚安寺。拾穗巖。

〔明月峯〕

在雙石。東北有承天。楚寧二寺。

〔青岑峯〕

下有東林。西林二寺。

〔普賢峯〕

東北有石室。以休為名。唐高僧鬚髮鬍髻居之。並無煙火器具。人有詰之。但云休休僅七十餘年。壽百數十歲。或云。曾遇宋宗炳。傳道而不食。舊記云。下有普賢觀。道眾皆十方盛德之士。講論幽微。聲聞上國。奉詔賜普賢額。兼莊田以備焚修。峯因觀得名。本朝賜冲真為額。

〔峒嶽峯〕

南下有法輪寺。後有仙王殿。雷洞。妙喜洞。道人亭。韓愈詠禹碑略云。道人獨上偶見之者是也。徐靈期衡山記云。雲密峯有禹治水碑。皆[科/虫]蚪文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為勝絕。今法輪寺。有道人亭。傳云。昔有道人。見之於峒嶽。後韓文公有是句。今兩出之。

〔會善峯〕

古曰毛女峯。下有會善寺。乃十八高僧相會處。最為禪悅講習之所。因更其名。

〔潛聖峯〕

昔高僧希遁遊南岳。遍尋方廣寺。訪慧海尊者。經年了無蹤迹。忽一日見精舍。號方廣。遇尊者詰之來遲。宿送出。人屋並寺了無所有。因以名之。又房日茨先生三時修玄白之法於此。辟穀被山魃所惱。因遷九疑山尸解。又有祝融寺僧。於他處抄化五百副供器。約施主訪山寺。或日遍遊並亡名跡。至暮望融頂之西。隱然精舍見化主。云何來晚待之甚厚。遊西軒有服黃衣貴人假寢。僧曰聖帝也。避喧穢憩此。泊送出門了無所有。但荒山而已。

〔蓮華峯〕

下有方廣寺。八山四水周回環匝。昔人題詩略云。寺在蓮花裏。群峯附花葉。又范寅亮一聯云。寺藏螺髻頂。人在藕花心。北有靈轍源車轍。迹記云。昔羅漢居此。鬼神運糧。車轍道也。東望芭蕉菴。乃宋高僧宗炳修行之所。北有靈源塔。

〔天堂峯〕

東有石室。殷景童禮斗石定志龕自種柴葫勝於出處。又草衣和尚曰定名。後遷妙高峯。結草為衣因而呼之。其草莖兩兩相纏。如條有垂頭。名曰羅漢條。自天堂潛聖巖竇中多生。昔傳待仙嘗採之以結朱汞作丹頭。因曰仙人條。故丹房錄中詩一聯云。巖前收綠索。火內伏丹砂是也。其草自巖而垂。亦曰垂巖草。昔人詠羅漢條詩云。五百移棲絕洞深。空留轍迹杳難尋。綠絲條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挂滿林。

〔祥光峯〕

古曰鶴鳴。北有靈田。一云靈原靈穴。舊集云。蕭靈護嘗丹於此。端拱初。常有丹光出如飛燭。豫章道士遊山。密有所感。誠志求之不遇。後有一卒到此山。於靈穴獲道經數卷外貨之。

〔回雁峯〕

在衡州城南。按圖經云。是南岳之首。雁到此而止不過南矣。遇春復回北。故月令云雁北鄉者是也。杜荀鶴有泛瀟湘詩中一聯云。猿到夜深啼。岳麓雁知春。近別衡陽南。有戲魚洲合。江亭龐居士無生菴。景德觀。舊有石鼓寺。今石鼓書院即寺之故基也。又有雁峯使者事具下卷(已上十七峯係石廩所隸)。

〔彌陀峯〕

東北有巖。虛險而暗。室前數步不容足。古木怪藤蔭蔽。闐無人跡。舊記云。昔人嘗聞誦經聲。傳云。有高僧居巖不食。念彌陀佛號。朝廷徵不起。後得道。因號彌陀峯。下有彌陀寺。賜般舟道場。

〔屏障峯〕

在天堂之東。上有煉丹壇。朝斗石。

〔永和峯〕

上有永和臺。舊傳有觀寺二基。

〔耆闍峯〕

謂山形像與天竺國耆闍無異故名之。西北有菴巖基址尚存。舊記云。昔有善女不知何氏。人問之。但斂袂而悅稱善。因呼善女。或曰。善女常誦黃庭經。自云。琴碁寓樂。有李生者。寬中柔外元田走馬逢人。常言之而稱善。後亦不知所往。李遐周云。善女峯西下有翠塢有契沆大長老塔。

〔靈藥峯〕

東北有石室。蕭靈護洞真集云。修丹之士欲採靈藥異草以製煉丹石者。此山中外五七里。大約十數本。皆仙品上藥。他山雖曠迥巖壑幽深。較之靈草不及此山。昔新野先生丹材漸備。所患一二難討。與徐君周游三湘。因復南山。此峯採藥後丹成。因而名之。

〔碧岫峯〕

下有岫峯寺基。西北有西臺觀基。又曰太初觀也。無文可據。舊有菴宇。

〔安上峯〕

西南有止觀寺。攝授寺。安樂寺。靈巖故基。趙季西書齋墨沼。皆在前後。有舜廟。舜溪。舜洞。昔舜因陟方九疑過此。

〔靈禽峯〕

北有梁雙龔祖朝斗壇。唐薛幽棲亦於此壇尋真祈感。周回古木參天長林蓊蔚。上有音聲之鳥。成群而飛。羽毛異色。紅碧相間。其音如笙篁上不相和而鳴。常棲此峯。因而名焉。

〔鳳凰峯〕

昔祝融君登南岳謁玄君。感碧雞鳳凰集于此峯。山上生竹實。古詩云。文鳳集南岳。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陵紫雲。豈不曾辛苦。羞與黃雀群。何時嘗來儀。順于聖明君。又馬融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兮。在衡山之峻坡。記云。上有峻坡而生梧桐。朱鳥薦瑞故來儀焉。

〔文殊峯〕

昔唐宣宗太子。慕道自霍之衡巡禮古迹道場至峻坡。西望見金色瑞相。見半空敬禮啟白云。七佛祖師。後問彌陀和尚。曰文殊菩薩。因名之。

〔擲鉢峯〕

上有定心石。下有隱身巖。虎跑卓錫二泉。觀音馬祖二菴。八功德水。三生藏。嶽心亭。兜率橋。皆列於前後。左右隸福嚴寺。傳云。昔思大和尚擲鉢乘之。赴陳主之詔。因而名之。

〔瑞應峯〕

上有大木。根柯蹢躅隆起如龜狀驟見者可憚。因建壽星殿。以為祝聖之所。下有南臺寺。

〔雲居峯〕

下有雲居寺。石橋。凝碧亭。金牛路。退道坡。與南臺比隣。當遊山之大路也(已上十三峯係隸天柱)。

嶽有一洞天

南嶽衡山第三洞朱陵太虛小有之天。

嶽有四福地

洞真墟福地(在岳麓第二十)

青玉壇福地(第二十一)

光天壇福地(第二十二)

洞靈源福地(第二十五)

二境

白雲峯之西青岑峯之東。其形九向謂之聖境(聖謂朱陵宮)。

朝日峯之北岫巖峯之南。其形九背謂之靈境(靈謂方廣寺)。

三澗

靈澗。通於仙源而多仙藥。因得其名。舊曰龍真。出天柱峯下黃庭觀。南合壽澗。流注平野。以滋禾田。

壽澗。水源最高聖壽觀。因以其名。出紫蓋峯西下野人巖。經麓苑下至觀前。合注島石。經嶽祠靈壽橋。合流靈澗。以滋禾田。

洞真澗。通接朱陵洞府。水勢懸注如簾。亦由水簾洞。其源最高與諸峯齊。出紫蓋峯東祝融之南。至洞靈源下會真觀。流注平野。以滋禾田。

六源

斷石源
桃花源
洞靈源
靈源
靈轍源
大水源

六門

大洞(洞天東門)
兜率潭(洞天南門)
石鼓洞(洞天西門)
龍王山潭(洞天北門)
白雲潭(東便門)
洞門觀(西便門)

九溪

舜溪
禹溪
清溪
明溪
雙溪
涓溪
宏溪
雲溪
夕陽溪

十五洞

朱陵洞
黃樂洞
舜洞
白雲洞
西明洞
觀音洞
疊相洞
前洞

玉清洞
九真洞
妙喜洞
靈境洞
寶真洞
羅漢後洞
倒洞

十六臺

朱陵臺
天寶臺
放鶴臺
般舟臺
般若臺
南臺
高臺
洞靈臺
七寶臺
尋真臺
仰天臺
永和臺
紫金臺(又曰寶露)
天香臺
凌虛臺
西臺

十四塔

釋迦舍利塔
阿育王塔
三生塔
文殊塔
靈源塔
觀音塔
二生塔

石頭塔
禪林塔
大明塔
懶瓚塔
拾穗塔
聖塔
契沆塔

二十三壇

青玉壇
光天壇
赤松壇
禮斗壇
昇天壇
降真壇
朝真壇
傳經壇
飛流壇
行道壇(二)
朝天壇
孫登壇
煉真壇
祭升壇
誦經壇
會仙壇
受戒壇(二)
煉丹壇(三)
講經壇

三十八巖

黃帝巖
大禹巖
丹霍巖
避秦巖

上清巖
劉真巖
靈書巖
隱身巖
仙竈巖
野人巖
鍊丹巖
醮斗巖
負暄巖
夕陽巖
控豹巖
嬾瓊巖
把鉞巖
觀音巖
白鶴巖
休巖
夜光巖
最勝巖
搗藥巖
休糧巖
龜巖
田真巖
伏虎巖
廣成巖
石乳巖
下巖
孔雀巖
草衣巖
飛符巖
誦經巖
上巖
靈巖
拾穗巖

宴仙巖

二十五泉

玉砂泉

鶴鳴泉

觀音泉

夢應泉

甘泉

虎跑泉

夜樂泉

得道泉

浴丹泉

普容泉

懸泉(又曰鳳凰)

金砂泉

白鶴泉

卓錫泉(三)

靈泉

洗藥泉

白龜泉

雷霆泉

安樂泉

蒼龍泉

一酌泉

九池

仙人池

長生池

浴丹池(二)

法雨池

洗鉢池

雷池(二)

洗藥池

八堂

白雲先生藥堂

王氏藥堂

陳先生丹堂

王先生煉丹堂

荊臺隱士經堂

李泌相公書堂

韋宙相公書堂

盧璠舍人書堂(今壽棋觀是也)

敘嶽祠

嶽廟。在紫蓋峯南下。喜陽峯之西。集賢峯之東。吐霧面其南。軫宿踞其北。周圍二三里。約八百餘間。千杉翠擁。萬瓦煙生。一水三朝。群峯四合。靈壽澗水九湍三疊下注島石。遶赤帝峯。分枝東流入廟內。鷄鳴池出櫺星門外護龍池西流合入澗。分注平野。本名司天霍王廟。以南方屬火。配神曰祝融。按五岳經云。南岳山形似朱雀。太陽炎老君所治。元炁上連。熒星炎老君以理其中主夏炁。長養萬物。使丙丁之神行天德。使己午之神正地炁。萬神帝以立夏之日升此山。入赤石玉闕謁炎老君。受天玄符。各還四方。召使百神。斬殺惡鬼。所以佐天地長人物也。其衡山君領仙官服朱光之袍。戴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真之印。乘赤龍。岳神姓崇。諱[山/岫/白/曰]。後至三皇。淳朴既分。漸有所治。付之於地下主者。炎帝甲理之。唐司馬天師云。岳神乃地下主者非天真也。太上以德薰南岳。昔黃帝登封日岳神。遊歷巡狩。至秦隋氏。以王為像。唐開元九年。方封司天王。今象笏尚存。開平初。府主重修飾廟貌。本在祝融峯上。隋氏遷下便於祭祀。卜古太真觀而建。今據祝融峯之左。基址存焉。本朝真宗皇帝祥符中。始封崇五嶽。乃命工部侍郎薛公映。給事中錢公惟。仍齎玉冊。加號司天昭聖帝。其妃景明皇后。今玉簡尺有五。文以金字。聯以金繩。覆以錦囊。絳服袞冕。劍珮掖衛。皆法宸居。

玉冊文

禮部侍郎丁謂撰

鎮南殿以尊奉司天昭聖帝。內殿門外西設四嶽聖帝神座。前列六丞相。東奉安玉清上真九位醮牌。西奉安 皇帝壽星位。殿東西列待讀四學士。東西廟設諸星宿醮牌。蕃禧殿以尊奉 司天昭聖帝景明聖后。皆御服幘頭冠帔。殿內兩側設東西寢帳。粧奩梳洗之屬。外東太子殿。建炎中。並封侯爵。曰世德侯。世烈侯。世顯侯。西公主殿奉安三位公主三十六宮。計屋六十六間。東西各有門周迴壁畫宮嬪。乃國初武岳筆。至政和八年。丹青塵晦。乃修飾之。靈貺門乃廟之北門。又曰兵門。有神樟一株。凡啟告請兵。必開此門。非時並鎖閉。遇有請禱皆獲感應。紹興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帥臣向子諱祭告文在殿側。鎮南殿東序設十學士塑像。有政和七年轉運副使聶山修聖像記碑。東香火門三間。廊十七間。塑輦官設儀仗。壁畫扈從威儀。有政和丙午修玉冊轉運副使聶山立。庭下奉神述。乃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四年御製書奉神述。休估門三間。有天禧三年御製醮告汾陰禮畢。廊十六間。畫百官像。鎮南殿西序亦設十學士塑像。西香火門三間。廊十七間。塑輦官設儀衛仗物。壁畫扈從威儀。庭下玉冊碑亭。

真宗皇帝上 帝徽號冊文玉冊金貫寶匣。紹興元年三月內孔彥舟盜毀不存此文。元祐元年六月十日監官黃安期刊石。順成門三間。有乾德三年潭州修廟記碑。兵部郎中賈玘撰。帥臣潘美立。廊十六間。畫百官像。鎮南殿前石龕燈一座。前廣西提舉呂渭建捨然燃。唐楚王捨鐵盆露臺卦亭。塑壁樂部百戲神像。乃蕭牆也。鎮南門五間。有篆書南嶽二字。轉運判官文勛篆雄偉勁淨為世所珍。東華門西華門并廊七間。有塑畫儀衛兵馬像。南海廣利王殿。江瀆源王殿。東西便門廊各十四間。畫神儀隊仗雷兩部眾。東廊外有滴漏雞鳴池銅壺漏箭景樂等。次北有清齋宮。前有九紫八白堂。前刊岳山圖碑。祭儀碑。禁斫山碑。唐咸通記異碑。折參政謁南岳廟詩碑。解穢石。朝廷遣使醮告致齋。於此北有神厨門之南監生太保位。逐月造酌獻祭食。次北有蒼龍井。東壁列東岳聖帝殿。東門侍郎堂。天曹君殿。地府君殿。司命君殿。北岳聖帝殿。龍王堂。廟西廊外有神庫倉庫廳。共二十間。中庭有金砂井。西壁列西岳聖帝殿。南門侍郎堂。南方七宿殿。司錄君殿。中岳聖帝殿。西門侍郎堂。忠靖王殿。王姓張氏。按吳致堯碑云。王諱抃。唐天寶間。家于滑之白馬。一云鄧州南陽。任俠尚氣。置金鎚袖中。以擊不平者。安史之難。張巡許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死士。得南霽雲以為將。因乞師於賀蘭進明。進明弗許。二人誓云。以斷指為信。死為岳瀆厲鬼。不放進明。逾月皆死。王夢其家曰吾得請於帝矣。命輔南岳為司徒。王諱傳記不一。或諱翼或又。或軫或巡。或稱五代時人。今止取臨淮棄指亭為實。本朝政和二年。徭人黃安俊作亂。辰州祈禱感應申奏。勅封靈祐侯。八年因沅州賊潘宗巖作過。奏請加封佑順靈顯公。建炎初。潭州奏請。特封忠靖王。告在本廟昭烈廟額在衡山懸行宮。近又封威顯王。五通殿土地堂嘉應門五間門裏西設鼓司神二尊。門外修廟碑。熙寧三年諫議大夫燕度所立。節度推官吳居厚撰。門下有準令下馬亭。東有左掖門。西有右掖門。東西廊二十六間。壁畫甲馬兵戈鬼神之像。東西南北各有角樓。東北碑樓。大宋新修南嶽司天王廟碑。翰林學士李昉奉勅撰。景德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立。樓上懸鐵鍾一座。紹興十一年安仁懸百姓捨。東南碑樓。大宋南嶽司天昭聖帝碑。翰林學士李宗諤奉勅撰。大中祥符八年九月一日立。西北碑樓。大宋重修南嶽司天王碑。翰林學士蘇易簡奉勅撰。待詔黃識篆。陴陰有楷書。樓上有衙鼓一。端拱二年六月五日立。西南碑樓。大宋新修司天五碑。右司諫晁迥奉勅撰。景德二年七月六日立。櫺星門三間。東西有水池火池。前有護龍池。次北有監官廨宇。前有司房客位。嘉應門之東有

監廟廡宇。其次有小東門靈貺門有北門侍郎廟。紹興五年四月一日。准 勅封顯助侯。廟湖南安撫向子諱修致祭文碑。庭下有雷先鋒神位。所禱靈應。嶽廟惟立夏節謂之大祭。前期收買物料。置造御衣幞頭。至祭日。內降 御名祝版。本州委通判。或以次官充。初獻官知縣丞簿本廟官攝亞獻終獻太祝奉禮兵火之後止。是本州差官祭祀法服。孔彥舟劫掠不存。止用公裳。祭前一日。獻官畢集點饌訖。次請蕃禧殿。更換神御幞頭。兩宮搭架 御衣。次日五更三點。獻官諸執事人畢集致祭。陳幣帛。獻玉圭。讀祝獻迎 帝曲。五福降中央。三獻蘇合香。皇帝炎四朵子焚錢幣。奏引駕行五曲。其樂云自唐開元時用此樂。惟岳下及衡山懸樂工能之。茶陵軍炎帝廟亦用五曲。其音和暢疎緩。宣和元年。嘗賜大晟樂。遭賊馬毀壞。不復用之。近歲紹興末值同祿。宮殿廊宇焚至五六分。五年重葺方始周備。紹興三十年。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魏良臣撰奉安青詞碑(景定辛酉四月三十夜遭回祿。正殿後宮俱盡。惟存三門散廊而已)。

敘歷代帝王真仙受道

集記自昔帝王真仙精思巖谷澄神靜慮焚蘭鼓叩泊堂職宴息而經遊者。不可勝數。其得道本末並載諸書。悉皆祕之名山。散漫難窮。然非于南嶽者不可得而記錄。今敘峯巒靈跡之外較其朝代可冠群真之首者。

炎帝時。太上號大成子。授甲元精經。教理世以化生之道。播百穀以代烹殺。和百藥以救百病。嘗五木而登五穀。以活民命。止殺禽獸。功成厭世。頓駕茶墟。致齋南嶽。以祈通真感雨師玄君(玄君即赤帝君事為玄君)。

教煉水玉之法。入火自焚而不熱。後玄化於朱陽之野。太上以德正。而鎮炎方主司南嶽。其帝女公主亦慕道。禮玄君為師。後道成亦同飛昇於九關。

祝融時。太上號廣壽子傳按摩通精經教以安神之。今峯頂有基址存焉。

黃帝內傳云。捨離宮別館三百餘所為道觀。又於五嶽各置觀。或云。南嶽西華觀。即古之太真觀。為西王母所建以候神也。各度道士五十餘人。焚修與民祈福。乃知南嶽觀宇始自黃帝。次於夏禹有之也。

帝紀云。昔顓頊時。太上降為帝師。號赤精子。居衡山。授帝微言經。教以忠順之道。鑄羽山之銅為寶鼎。淘七河之津伏萬靈。以信順監眾神以導物役御百炁周旋四方。故德號玄帝也。

帝紀云。昔高辛詣鍾山。遇神人。獲九變十化經。以隱日遁月遊行星辰。而謂之曰。吾於 帝時浮遊元氣之中為元君。炎帝時為雨師曰玄君。在黃帝時號赤松子。又領南上注生之籍曰赤君。即太虛真人九天赤帝君。居南辰以應瑞。處玄府以甦生。今以掌職南岳。總司萬靈。日月之所照。山川之所履。莫不隸之焉。帝偕禮之。忽失所在。而後玉子行之尸解於海山。

上清四極明科神仙傳云。赤帝玉司君。諱景度衣絳華丹衣九色鳳章。頭戴太元飛神王符冠。手執九色之節。治南朱陽之臺。洞天太元都女青左宮領南嶽衡山。仙官地靈火精赤丙之兵。南極無崖之天。無鞅數劫無極無窮之宮。總統上真之權。悉隸赤帝玉司君。主人生死之命籍知其諱存其神修行。九年致神草玉英不死之藥。丹霞飛雲下迎。兆身而上昇。

玉清帝紀云。昔虞舜時老君下為師。號尹壽子。傳帝舜道德經。說孝悌之道。帝行之功。被生靈。竄三苗。過洞庭。巡狩南岳起館。以望日遷甘露寶瓮於山上。致齋南宮以祀炎帝。服紫華大腴而陟方九疑。

真誥。北戎長胡大王獻帝乃白琅之膏及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相畢。舜即服之。尸解於蒼梧之野。

又云。虞舜巡狩南岳。至於九疑遇何仙。服神丹而得尸解。

王氏神仙傳。舜降於九疑山黃庭觀。謂女真王妙相曰精專至道長生之階也。吾乃帝舜。爾昔勞厭萬國。因狩南岳祀祝融而居此。汝志勤苦。故來相者。道不負人。修之必得。況有天骨耶。

又堯嘗以黃帝瑪瑙甕寶器以賜舜。南巡遷寶器於南嶽。禹藏之於天寶臺西。勅地祇守之。

仙錄。昔禹王致齋衡岳。感蒼水使者授金簡玉書三五之要。陰助王理水。禹建清冷宮。奉安虞舜之像。度道士焚修。穆天子傳。穆王得八駿巡狩。捨行宮三百餘所為道觀。今南嶽有西臺觀基是也。

秦始皇好道。尋方士出遊。雲夢泛洞庭。巡狩南岳。望山而感歎(今山北有皇想山)祠舜帝於九疑。風浪滔天。浮江而下。渡梅渚過丹陽陟會稽。祀禹王於東海。望徐福於蓬萊。漢武帝南巡為衡阜遼絕止霍山而祭。勅建王母觀於南嶽。今碧岫峯後有基址。或云創寺不久亦廢。

又惠車子者不知何氏。修三奔七曜之道。與嚴君平友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岳。尸解於煉玉峯。

劉根先生。修大洞帝一之道。遊觀四方。為政有德。晚歸南岳之東峯。煉真朝斗服炁祭神而玄化。

王谷神皮玄耀者。西漢蜀東城山道士。幼而穎悟。不居榮寵。通老莊文列妙於星緯。周遊名山。渡荆渚。泛瀟湘。至南岳。卜菴於金母殿。後修胎息還元數年。道成東遊群玉訪九仙。值武帝南巡。見之神炁不群。乃延之下隱於西峯。帝厚賜兼封王為太微先生。皮為太素先生。以上卿禮待之。後三年控碧騾上昇。

李鳳仙者。東蜀人。自幼不語。年十八。常欲寒棲。以避臭茹。人問之曰。知白守黑道貴昏默。我師南岳公云。吾周靈王太子吹簫者也。子三生奉道。而魔所試。由功之不著也。今授子朱綱之法。將昇度南宮。吾師浮邱公授子。今付於子。子宜勤焉

。若更遲此生。萬劫不度。吾為南岳司命侍帝晨。又補桐柏真人。言訖遂隱。後行道數年。驅役鬼神。除害興利。一邦仰慕。後漢宣帝詔不起。

洞真集。東漢明帝時永光年中。吳天目山張道陵遊衡山。謁青玉光天二壇。禮祝融君之祠。周覽四極動容而言曰。異哉此山。悠悠野水。三朝五折以東傾。磊磊奇峯。後從前參如拱揖。三五之君皆受道於此。紫融瑞氣擁蔽朱陵。後十紀之年。當為飛昇羽化之地。超越於古後泛洞庭。遊潛霍而居中岳。

真誥。昔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治明期二人。禮正以漢末入山。服黃菁。顏色丁壯。年如四十許。明期以魏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共止巖中。後俱受西城王君。傳虹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年中患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為喪門。是滕含為刺史之時也。遂得內外洞徹炁騰身輕。日行五百里。後入九疑山。

孫登。棄榮位樓遁求仙以致露寢。忍凍茹草充飢。竊求至道。感赤君得玉砂膏。久之入會稽。故記云孫登居之祝版留之於虎山也。

魏夫人者。按內傳。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即晉武帝左僕射魏舒女。夫人天才卓異。玄標幽拔。少讀莊老。及春秋三傳五經百子。事皆淹覽。性樂神仙。味真慕道。少服胡麻飯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一院獨立閑處。父母雖嘉其邈異而事非委順。數制逼之。訓以人禮。年二十四。強適與太保公掾南陽劉又字幼彥。女禮有行。時不獲已。遂為劉婦。不復服食。吐納之事一皆廢矣。然心期幽靈。啟誓告盟。精神密苦。應會棲感。疇昔之志存而不虧。玄理乖初。塗未獲遂。通逮子息。粗立劉氏繼焉。於是分別房宇。離室隔寢。深託隱病。還修曩尚。歲月告感。研道已勝。幼彥為修武令夫人暫隨之。雖同舍縣內而隔有重複。遂因清閑齋于別室。謹修道法。入室百日。所期仙靈。精思希感。於是季冬之月夜半清明。忽聞空中有鐘鼓笳籥之響。八音嘈囂。疑有不常。出宇望之。虛空之中。從東而下。旌旗紛若。羽蓋鬱勃。飛轡雲間。光耀幽靄。煥朗太空。而他人莫聞見也。須臾方到。虎輦玉輿隱輪之車並頓駕。來降夫人靜室。有四真人。並年二十餘。容貌偉奇。天姿秀穎。同頂紫華蓮冠。飛錦衣裳。瓊藥寶帶。體佩虎文。項有圓光。手把華幡。其一人自稱曰。我太極真人安度明也。其一人曰。我東華大神方請青童君也。其一人曰。我扶桑暘谷神王。其一人曰。我清虛真人小有天王王子登也。於是夫人匍匐再拜。叩頭自搏曰。不圖今日道君下降。惟乞神仙長生度世。四真人乃同坐良久。王子登告夫人曰。聞子曩日念善。展轉求生。密緯真炁。魂和體清。丹懷遠邁。錄字上清。高契真人。抱信期靈。幽感啟徹。潛耀赤城。遂金書紫極藏簡王庭故。位德高晨。玄唱齊井。是以太帝君勅我。令來教子神真之道焉。於是夫人受道。畢至期約。會於陽洛。眾真再降。令夫人託疾尸解。飈輪至命訪王屋清虛。洞天奉天帝君命傳玉扎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主諸學道生死圖籍攝御三官關較罪考。又加南嶽。夫人比秩仙公治大霍山洞臺。須臾司命神仙冲寂麻姑大仙佐治井南嶽洞天福地仙官靈壇主者

官屬並至。迎夫人於清虛上宮。頃間至南嶽石床。望前峯妖氣知有精物作癘。因書符祛之。今仰天台有白龍洞是也。後東晉咸和四年。鸞輪下迎昇天。

仙傳拾遺薛女真者。不知何氏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寧。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常騎白豹遊耆闍峯。黃鳥白猿不離左右。後於雲龍峯尸解。

仙傳劉麟之。字子驥。少尚素質。謙和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測。好遊山谷。志存遁逸。嘗因採藥至衡岳。深入忘反。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開一困閉。水深湍不能過。欲還失路。值樵者問津。僅得到家。或說困中皆仙方上藥。諸珍異寶。麟之再尋。索已失所在。

了然子者。遼東人也。不顯名氏。因遊西蜀二十四治。後居太白山。出入虎豹馴繞。亦不知其所修。後遊三楚僅百餘年。友善者吳猛。陸靜修。郭璞。謝靈運。僧惠遠。前後相繼。庾亮常師之謂曰。先生觀諸賢者。可以脫於濁世乎。曰功有淺深。道則一致。雖各得其趣未能了然。曰先生如何。則曰子出此月再謂汝道。後亮不逾月卒。先生自西山訪南嶽。謁青玉白璧二壇。尋於前洞。入洞門訪昌利先生。劇飲數日。而李前之蜀山先生歸隱前洞。宋高僧宗炳訪之不遇。

仙傳鄧欲之。字彥達。隱於南岳洞靈臺。夜誦大洞經上感。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仙分。特來相訪。一日忽見三青鳥如鶴鼓舞飛鳴。移時方去。欲之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朝會至矣。遂解化。

宋高僧宗炳。字少文。善書。南陽人。好山水。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久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並至名山。恐難遍遊。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伺之。

北齊吾道榮。幼而少語不通文。常愛獨處。因遊南嶽。遇赤君授符水禁呪。緯候之數無不畢備。常至遼陽口。有虎去馬止十餘步。人皆驚走。道榮徐以杖劃地成大坑。虎遽去。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隱南嶽瀑布山。妙該術解。深覽圖祕。採鍊納御。靡不必為。齊高祖詔吳會一郡以禮資遣。又辭以疾。俄而高逝。人主追恨。乃詔於瀑布山下立太平觀。以伯玉好讀太平經兼修其道。故為觀名也。又賈自然於此焚修。遇南嶽真人陳少微字子明而禮之。真人曰。子之所修吾知之矣。將有高真必傳其妙。後遇青城丈人降室。授九一飛仙之祕。白日冲舉。

緱仙姑。長沙人。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遊者須結伴執器而入。姑隱真其間。曾無見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伴。他日又言。王母姓緱氏。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字。又曰。河

南緱氏。乃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無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乃一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尖浮寄他石之上。每二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矧然而住。是夜群僧持火挺刀。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床上。而僧不見。僧既出門。即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振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十人分散。九僧為虎所殺。其一不共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他所。因徙居湘南。鳥即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鄭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師事於姑。謂畋曰。此後四海多難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日遂去。出墉城集。

梁高僧海印大師者。首居衡山最上第一。推較年代即大同天監之前。宜與達磨相接。而為可公時輩其居所。謂善果道場也。師居宴坐禪定。百有惱亂。一志如初。後積數年。感動天地。或新水自至。或饋運幽投虎蛇遠奔賢貴景慕至。陳光天初。惠思和尚始自北來投詣大師忻然合契。由是上石橋別創菴舍。高而在南。故號南臺。先是莽榛巨林。蒸嵐泄霧。虎熊嘯萃。魑魅縱橫。泊大師居之。恬然安樂。非精操峻節。其孰能鎮伏如此哉。始則經庇纒像。終則漸崇殿剎。或高廩盈米。潛施負擔。或大石磨香。轉移造化。厥迹著明矣。又臺側有五百羅漢堂。至今驗其餘址。或云。超然領眾去。遊車田絕不復還。遂為隱化。復有求者時聞鐘聲。嗚呼變化之神示見之相不可測矣。後至唐有石頭希遷禪師。傳法盛冠南方。作草菴歌參同契于今見在。

梁天監中。有高僧希遁。精修梵行。默誦教典。隱于叢林。時人莫能知。因度夏天台遇惠海尊者。朝昏承事之。未嘗懈怠。遁欲辭去。乞師誨言。師云。汝戒行無虧。惟是誦持聲喧眾。聽汝當於南嶽方廣寺為會。遁聞之駭然致恭。知師能通心非常人也。及至南嶽詢訪其寺。遠近耆舊咸云。山中諸寺無有名方廣者。遁自謂至人實語豈欺我哉。乃歷巖谷。析見道場。一日忽於七十二峯間遇精舍。號方廣寺。其地平坦。靈泉交流。鬼神運糧。金牛服乘。俄見海師。出門問曰。汝何來遲耶。遁贊歎作禮。師曰。此五百尊者道場。未當居此。汝當居在西北峯頂。乃留一宿而去。如尊者之言。結菴其處。至大通六年。即其菴建方廣寺。

陳高僧思大和尚。諱惠思。武津李氏子。生而龍章相好。肉髻生頂。穎脫眾相。自得不言之理。假修淨梵而證圓覺。嘗謂眾曰。衡山之陽吾往矣。因自大蘇山來。梁元祚短。南土紛紜。數載之間。至山周覽已遍。後復至梧桐。坡上有石岡若臺。謂其徒曰。吾昔於此修習今三生矣。約地深淺皆獲骨焉。至今有石為識。曰吾寄此當十年。因建般若臺居之。闕水。師振錫投崖。泉為湧。其徒益廣。復不能給。感二虎穴石飛流厥運若神。因一日謂門人曰。十年之期到矣。以法付吾逝焉。陳建泰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儼神而盡。弟子靈辨扣心感絕。師忽謂曰。何必是乎為追我也。再為說法。言訖復滅。春秋六十四。始光泰元年丙戌。至是丙申歿。果十年矣。後至唐再化為僧。名圓澤。與僧姓李源同行於荊峽南浦。為源曰。我就王氏婦家投胎為兒。煩□我後事

。約十三年。再會抗州天竺寺外。果入寂事畢。源回後赴所約。自洛至吳。聞葛游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足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更宜修進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忙忙。欲語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煙棹上瞿塘。

隋大業中。高僧諱大明。吳郡人。姓朱氏實江表之鴻族也。量括山海。志堅金石。才高獨秀。學富多聞。煬帝居藩請入惠日道場。大業十二年。勅屈法師還南嶽險。造三十六尺無量壽金像并二菩薩。興復龍(以下缺)。

南嶽總勝集卷上

敘觀寺

〔真君觀〕

在銓德觀東五十步。即九天南上紫光慶華赤帝太虛注生真君之館。本真君廟在嶽祠中各廟門。唐開元中。司馬承禎上言。五嶽洞天各有上真所治。不可與血食之神同其饗祀。聖旨愛創清宮。凡立夏日先齋潔。勅命州官致醮於是觀。兼度道士五人焚修。開元五年。明皇製五靈經云。佐治者有九人。從吏者三百餘人。翊衛衙官三百。為國祈真請福之地。上真記云。太虛真人領南上司命即赤帝也。

潛山魏君(冲)

為副治

霍山韓君(眾)

為佐治

霍林山許君(映)

丹霍山周君(紫陽)

金華山黃君(初平)

南霍山鄭君(隱)

天柱山阮君(傲)

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

冲寂元君麻姑

右竝君佐命之司。吳越楚蜀之地。當司察之。淳化中。始改。為真君觀。祥符中。詔賜觀額。開元六年。上帝降賜真君。驅邪玉七一張。其狀類劍。長三尺闊四寸。玉文如雲霞。其端微有鋒刃。玉冊一道。長一尺餘闊六寸。其篆文曰。道君之玉冊。有兩印文曰。三天太上之印。皆篆文。或曰。舊本玉冊壞在真君臂間。檀香刻此以傳於世。玉璽一枚。方闊五寸八角。其文曰。注生真君玉印。亦篆文。今悉存焉。或云。是司馬天師篆文也。今朝降到真君火鈴冠一頂。以金裹飾潛霍二真君玉君圭二面竝有。太宗 真宗 仁宗 三聖御書勅黃存焉。大觀二年三月。奉旨建 元辰殿。乃集福殿在觀中。前有玉清金闕之門。每歲六月生辰。及春夏二祀。皆自京降 御名詞表於此致醮。每辰焚御香六兩祝 聖壽。恩賜紫衣一道。實國家祈福之所也。故江陵公留題真君觀詩全篇云。祕殿崔嵬半紫虛。洞天岑寂列真居。霜毛時下朱陵鶴。金簡猶探宛委書。風拂瑤壇歛羽旆。雲歸翠嶺度飄輿。竹煙蘿月空歌裏。一道寒泉漱碧渠。

觀有碑文六。

注生真君碑(唐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趙頤真撰。蕭誠書)

移建皇帝本命殿碑(大觀二年三月。通直郎權潭州通判兼軍州事趙岍文并書立)

御製化道文

宋宣獻詩

朝賢送單大師詩石

南嶽雜詩

〔衡嶽觀〕

在紫蓋峯南下紫霄峯前。晉太康八年。吳人徐靈期新野先生鄧郁之開古王母殿基建。懷帝元嘉中賜額為華藪觀。至梁改為九真觀。張佐堯詩略云。晉代為華藪。梁朝號九真。宮門頻改額。洞口不移春是也。住持周靜真。乃武帝之師。帝心期上善。親紆黃屋謁此元都。若軒后之拜崆峒。漢皇之禮河上。異代同時也。奉勅賜莊田三百戶充基業。至隋後主大業八年屬唐高祖。詔請蔡法壽李法超二法師主觀事焚修。興行教法。其衡州府庫田疇什物竝。賜觀資用。貞觀二年。太宗重書額。詔張惠明天師。度道士四十九人焚修。高宗宏道二年。詔葉法善天師封岳關地方四十里充觀。長生之地。禁樵採。斷畋獵。投龍獻圭。以為常典。開皇中。改為衡岳觀。後因兵火摧毀。天祐初。府主令公重建之。今朝 太宗 真宗 仁宗 三聖御書洎金寶牌。每辰焚 御香祝 聖壽。亦國家祈福之所。 真宗朝勅差冲靖天師單惟岳來住持提舉嶽門宮觀。兼管煙火。後奉 旨改為甲乙自茲始也。故宰相王欽若有送單大師歸嶽詩云。 玉書飄馭降神州。樓觀丹臺選道流。巖谷難藏猿鶴性。吟懷終戀水雲幽。晚程冒雪瀟湘渡。採藥沿溪舴艋舟。乍到楚鄉應動念。十年人物半沈浮。宣和六年。准赦勅建昊天殿。改賜衡岳。為銓德觀。宣和三年。得 旨免道業二稅。又追取諸寺院金寶牌。並歸本觀奉安。紹興中。

太上皇帝降賜 御書黃庭內景經一卷。法帖九卷。觀有白雲堂內。安保生天尊銅像。晉咸亨年。鑄無極堂御書閣田良逸先生降真堂劉廣成先生真堂久視閣流水軒。觀前左掖二百步。龍山頂有唐宋蜀人毛士海得道處。觀後主山上舊有尹真人庵。朝天禮斗壇。駕鶴亭。真人姓尹氏。諱道全。天水人也。修洞真還神之道。佩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天仙降而謂之曰。飛昇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道。昔漢武帝親受金母靈飛十二事及五岳真形圖。纔得尸解。而不能使形骨俱飛。爾今得一而有升天之望。豈非積功宿分所值耶。道全曰。淺學無聞。願示十二事之目。天真曰。一者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二者太一混洞東蒙之文。三者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四者太陰六丁通真遁靈玉女之錄。五者六戊太陽招真天光策精之書。六者六已石精金光藏景錄形之訣。七者六庚素招攝投之律。八者六辛致黃水月華之法。九者壬癸六遯隱地八術。十者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虛威儀。十一者丑辰戌未地真曲素訣辭三五順行。十二者寅巳申亥紫度炎

光內視中央也。一者五嶽山符安鎮方嶽。檄召萬靈太上真文也。二者五嶽山蹠。神仙倒景俯視山川之蹠。寫其曲折蟠薄在地之勢也。三者五嶽山形。取其峯巒洞室之所在。神芝靈草之所生。高下丈尺等級之數。東西南北里舍之限也。四者五嶽山骨。取其骨體之所像枝幹之所分。上法星文下主人事之所起也。五者五嶽山水穴貫之圖。取其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地脈之所通。而為之圖也。主符圖吏兵官屬各數萬人。五嶽之所總。大山三百六十。小山千二百。並列仙曹職宰可謂眾矣。武帝雖得其法而不能專其戒。窮武玩兵自毀其福。故不得與黃帝同功。今爾遇之。乃知文始之裔太和之族世有其人。吾當與汝期於九清之上太無之中。言訖而去。真人以晉懷帝元嘉元年三月九日。有白雲起於室中。三日不散。散而視之。已失君之所在。但聞香氣襲人。重和元年 徽宗皇帝賜號通真觀妙真人。知潭州張茂宗留題衡嶽觀詩云。靈嶽峯前遊古觀。此中何別藥珠宮。五雲仙客形皆異。十洞煙花景不同。鍊藥鑪香金石氣。醮星壇冷薜蘿風。因聞大道修真訣。咫尺三清路可冲。

觀有碑文六。

九真觀記(梁湘東王蕭緯撰)

何尊師得道碑(唐衡陽太守蘇務廉撰)

廣成先生神道碑(翰林承旨蕭鄴撰。太子少傅致仕盧璠書)

隱真崑田先生記

廣成先生內傳(吏部侍郎趙櫓撰)

中書舍人王祐贈道士率子廉詩(東坡居士蘇軾作記并書)

〔勝業禪寺〕

在廟之東掖古聖容寺也。或云。夏禹建清冷宮。以奉安虞舜之像(聖容即聖像也)唐武宗朝廢之。馬氏據有湖湘有掌誥。夫人楊子瑩施錢再建。改為報國寺。記云。夏禹故宮也。政和中改為神霄宮。後復為寺。寢堂之西有庵。名禹柏。庭際雖廣。一柏盡蔽之。後有悅亭。面岳環匝如墀。題詠亦眾。住僧文政四句云。山鳥無凡音。山雲無俗狀。引得白頭禪。時時倚藜杖。東有老牧亭。真如軒。皆雅尚也。寺舊無泉源。住僧文政。因栽杉尋訪巖谷間。得一泉脈。清甘尤益茶味。以禹故迹。遂築亭於上。以為禪悅之所。寺有。

御書。本朝太平興國年始更賜今額。葆真居士樞密折公彥質留題詩云。故宮餘禹迹。勝地屬僧家。古廟松陰合。幽亭竹影斜。嶺雲吟賞合。山鳥定中譁。譚逐成經別。空懷客路賒。寺有唐柳子厚撰彌陀和尚第二碑。兼自書篆。我朝康肅公陳公堯咨撰修藏記。

〔告成禪寺〕

古亦以衡嶽為名。隋仁壽元年。以佛舍利分置諸郡。令各建塔計三十處。南嶽即建塔於衡嶽寺。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發使諸道。勅取四月八日午時葬之。此即一所也。馬氏云福。五年方建塔樓堂宇。僅成一寺。至本朝大中祥符。東封改為今額寺。後登山有巨石相重宛如磨形。傳云。思大和尚感鬼為之磨香。今山中有兜婁香。蓋遺植焉。

〔衡嶽禪寺〕

在廟西北一里集賢峯下。梁天監二年建惠海尊者道場。至本朝太平興國年。勅以舊額為賜寺。後有善果庵。乃海棲禪師宴息之所。飛泉修竹石鼓怪木特異。昔懶瓚和尚曾隱此。與李鬼谷相會。我朝太宗皇帝賜御書。寺有唐皇甫湜撰瑗律禪師碑。連州刺史王翹書。唐韓愈有宿衡嶽寺門樓詩略云。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勝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徑趨靈宮。寺前有五寺碑。唐李巽撰。羅中立八分書。五寺即般若。南臺。萬壽。華嚴。彌陀。西有文殊庵。昔周道者修頭陀行。得三昧定力。逆知人意。時人無敢輕惑。今遊山大路石砌便士庶往還者。乃道者之力也。

〔淨嚴寺〕

在廟西北隅。隔溪與西禪比隣。唐咸通年造。□本朝太平興國年。以舊額為賜。昔景德中有僧晏坐。忽地中有光高丈餘。乃發掘之。得佛像七尊。今色新如故。

〔西禪寺〕

亦在廟西北。無記刻可見興建之始。梁天監三年再修。亦無他佳致。中有雙棕欄瑞蓮。飛鳥不敢棲泊。云有道人置一木。禽辟之。觀察劉侯詩云。樓殿不教棲宿鳥是也。

〔華嚴禪寺〕

在廟之西北登山三里。隋大業中。有高僧惠稠可講華嚴經。學徒鮮有至者。稠乃立石數塊在前曰。汝等是吾弟子否。石頭盡皆點頭。唐順宗時。乃就其地建寺。以華嚴為額。本朝興國中。再以舊額為賜 □。

〔雲居寺〕

在廟西北登山七里馬氏所葺。有凝碧亭。面勢陡絕。下瞰岳南之境。一覽俱盡。為遊客頓歇之所。前代時人吟詠極多。惟畢田云。四面山屏疊萬重。古嵐濃翠鎖寒空。清秋獨倚危軒立。身在琉璃世界中。又廖凝一聯云。遠水微茫轉前山。次第卑觀者歎服。寺廢已久。近復興之。寺前石上有臥牛跡。舊云。金牛跡隱然可見。石之下有石磴百餘級。隋開皇中。僧神拱鑿開。近日復扞橋屋欄楯。便於登陟。今亦廢矣。故毛季子有詠石橋詩略云。獨上雲梯三百級。回眸失笑萬山低。又名石橋寺。前有退道坡極峻道。人至此力疲不能進。因以名之。昔賢詩末句云。遊人須努力。勝境在雲巔。

〔南臺禪寺〕

在廟之北登山十里。梁天監中。高僧海印尊者喜其山秀地靈。結菴而居。號曰南臺。又至唐天寶初。有六祖之徒希遷禪師遊南寺。見有石狀如臺乃菴居其地。故寺號南臺。唐御史劉軻所撰碑並有焉。遷既歿後。遂塔于山之蹠。諡曰無際見相。二碑尚存。裴休書字畫遒勁。或云非裴書。然亦可觀也。龐居士嘗來請益于師。殿之下有石。乃丹霞削髮處。又有石號飛羅漢。世傳神運倉。今遺基尚在。石頭和尚著參同契草菴歌。善圓師刻于石。寺西有甘泉。透人僧厨。名之洗鉢池。我朝太宗 真宗 仁宗 三聖御書百餘卷。石曼卿書釋迦文佛四字在寺前石崖上。潭帥張茂宗詩云。煙蘿深處南臺寺。景象觀來地最高。撥土誰開諸洞上。層樓人架半崖牢。石橋過處數千仞。松徑行時幾萬遭。到此心生清淨外。峯頭閑看戲猿猱。

〔福嚴禪寺〕

在廟之北登山十五里。岳中禪剎之第一。陳太初中。惠思和尚自大蘇山領眾來此。建立道場。師常化人。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因號般若寺。□本朝太平興國中。改賜今額。有唐懷讓禪師。結菴于思之故基。有道一和尚坐禪于側久之。讓往以磚磨而激之。一謂讓曰。磨磚何用。曰為鏡。一曰磚如何得作鏡。讓曰磚既不能作鏡。坐禪如何成道。一異之曰。畢竟如何即是。讓曰。謂如乘車者車既不行。鞭車則是。鞭牛則是。一決然開悟。庵上有定心石。羅漢隱身巖。昔有高僧。因普請搬柴。徘徊不赴。留頌隱身。入此巖中不復出。頌曰。真空妙相無人識。剛被維那取次差。寧可寂寥歸石室。誰能為眾去搬柴。山之下有卓錫泉。衣思大卓錫處。以建菴艱於水。復有虎跑開二泉如湧可以供眾。有八功德水。三生藏。馬祖庵。思大塔。昔惠思三次生此修行方成道。政和六年。被回祿。屋宇佛像俱焚盡。惟三生藏。馬祖庵。兜率橋存焉。後七年修建後備。昔忠懿王在吳越時。嘗以七寶造阿育王塔八萬四千。銅鑄八萬四千。鐵鑄八萬四千。紙絹印福嚴有七寶塔。舊置於方丈。他日既經煨燼巨鍾大石皆鎔裂。獨此塔不變。眾謂忠懿願力也。又唐梵經教舍利旃檀瑞相。洎思公錫杖俱存。其餘供器不可勝計。旁有戒壇。天然成就。中書舍人韓琮書般若寺額。有堅固玄泰二塔在。張茂宗留題般若寺詩云。擲鉢峯高處。鱗排殿數層。有名千古寺。無念十方僧。雲出松窓側。苔粘石砌稜。正酬君祿切。難此繼南能。紹興未。復罹回祿。止存三生藏。馬祖庵。餘皆灰燼。後五年重葺。僅五七分宏壯於舊矣。後有野人巖。太初中有避秦人來往飛越山谷。莫之能近。窺其巖中一無所有。後屢有野人居之。至今不絕。祥符間有三少年。草衣磐石上坐眾近訪之而不見。

〔大明禪寺〕

在廟之北登山二十五里。煙霞峯側。有思大和尚宴坐處。廣德中有僧惠開所建。至唐開元中重興。有柳子厚撰大明和尚碑 本朝仍賜額。寺之前有十八高僧行道壇故

基在焉。東有懶殘巖。稍庇風雨。五色碧雞常集于此。昔有高僧居之。因其名焉。草衣木食不干時務。懶而喫人殘食。鄴侯李泌亦結廬于側。賜號端居室凡十年不相來往。聲流上國。有詔使至。則踞然不對而佯喑。常垂兩涕。使者李侯贈詩云。糞火但知黃獨美。銀鉤那識紫泥新。尚無情緒收寒涕。誰有工夫問俗人。又嘗作頌。其略云。世事悠悠。歸山去休。臥藤蘿下。塊石枕頭。黃庭堅嘗自贊真云。自疑是南岳懶散師乃此老也。或稱懶瓚語訛也。

〔上封禪寺〕

在廟北登山三十五里祝融峯下。按錢景衍勝概集云 本朝賜額建也。一云古先天觀。後改為今寺。若煙雲稍開。四望千里。遊賞騷人。題詠甚多。惟僧齊己詩云。猿鳥共不到。我來身欲浮。四方皆碧落。絕頂正清秋。宇宙知何極。華夷見細流。壇西獨立久。白日轉神州。寺有穹林閣。僧室未嘗去火。秋初早已冰凍。雖盛夏亦夾服。木之高大者不過六七尺。名之矮樹。萬年松亦不盈丈。蓋以極高至寒故也。其勢孤峭特迥。禽鳥亦不能及。下視眾山不復如坵龔。但髣髴如觴豆而已。寺之側有風淵穴。雷池。龍年堂。祝融廟基。青玉白壁二壇。即是二福地也。今云羅漢行道壇是也。故畢田詩云。既壯黃金宇。何言青玉壇。誰將應供者。又此易仙官。

〔應天萬壽禪寺〕

在廟之北登山十五里。在福巖寺東。寺額乃唐懿宗書題記處。皆玉刻也 本朝太平興國中。只以舊額為賜。寺有蜀王孟氏所捨藏經并銅佛像。製作皆精微可觀。古篁樛木擁蔽前後。此山南諸剎最為幽密也。寺有本朝 太宗 仁宗御書三祝堂。無盡居士張商英題一絕云。擊壤焉知帝力深。耕田鑿井自謳吟。多財多壽多男子。聊表封人祝聖心。後有麓苑庵址。

〔紫蓋院〕

去廟北十五里寶勝寺上。唐傳待仙修行處。譚陳二士亦修煉於此。又有鐵瓢仙張白居之北入桃源基址。廢久。有野人居之。上有醮斗壇竈北李生戶解處。下有唐太子繫馬椿在。

〔寶勝寺〕

在廟北登山十二里。自衡嶽過華巖歷壽祺觀北上方至。杉松擁蔚並無佳致。據香爐峯南下當紫蓋之路。

〔聖壽觀〕

去廟北登山七里。唐咸通中建。因澗得其名。舊記云。故靈武盧璠鎮黔南日。奏請以舊書堂為觀。六年奏捨莊田屋宇永充觀內常住。今盧公真堂泊殿宇儼然。舊有清音閣。選仙亭。迎仙閣。此君閣。層崖峭壁。修竹長松。幽澗清湍。景象奇異。比之萬壽加之數倍茂密也。壽澗逕觀前下合靈澗。流注平野。唐懿禧中。有軒轅彌明隱此

年久。後復抱黃洞。太平興國中。有跛仙遇呂洞賓於君山後亦隱此行靈龜吞吐之法。功成回嶽麓。自號瀟湘子。嘗云。我愛瀟湘境。紅塵隔岸除。南山七十二。惟喜洞真墟。元祐間。常有白鶴。棲鳴於杉松之上。三日而去。宣和元年改壽祺。

〔華蓋院〕

有華蓋君修行處。不顯名氏。或云古太清觀也。去廟東北十五里。自元陽宮陟上清宮而至。昔譚峭巖字景升。居終南山。久著化書。過東吳見宋齊邱。遊廬阜泛瀟湘煉丹於此。又默希子不知何氏。居此著通元經。開皇中。有道士吳涵虛。字合靈。居之風狂。未嘗下山。終日沈湎。亦無煙火之具。俗呼為吳獠。好睡經旬不食。常言。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勲即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云。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風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昇忙。一時提向瀛洲賣。後於清泰二年上昇。又有荊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楚王馬希範嘗師之。後馬希聲嗣位。先生不知所之。

〔上清宮〕

去廟東北七里。吳人徐靈期真人修行之所。徐幼遇神人。授以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服胡麻之飯。故得周游海嶽。來往南山積有年矣。採訪山洞巖谷。作衡嶽記。敘其洞府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峯。皆高五千餘丈而雲密。有禹治水碑。皆蝌蚪之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為勝絕。而紫蓋常有鶴集其頂。而神芝靈草生焉。下有石室。有香鑪。杵。臼。丹竈。祝融峯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長生不死。義熙中。山人潘覺至峯西。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軟可食。覺不知其石髓。竟不食棄去。忽悟而還已不見。此君之所記聖異。又能役使鬼神。降伏龍虎。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真。重和元年 徽宗皇帝賜號明真洞微真人。今宮基見存石碑。傳云。舊有仙雞報曉。因喫仙草不死。間有樵人見而不能捕。大歷七年。玄和先生張太空者。李泌之師居之得道。後入元陽宮尸解。大中元年。韓威儀慕其風而居之。修符亦得道。

〔石室隱真巖〕

在上清元陽之間。杉松夾道。巖岫堆藍。有石室兩所。本虎豹之窟。唐大中年。劉元靖先生居之。禮斗步罡。驅逐虎豹。芟除荊榛而住。衡州刺史韓曄捨俸錢為建會真閣。就巖闢其石室。引泉環流。伐木誅茆。鑿其茶竈。某局醮壇。藥臼盆床。燈具供器。自然生成。會昌中。詔入內傳受法籙。封號廣成先生。久之乞還山。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雲鶴屢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空。及遷神日。惟杖屨在。弟子呂志真得其道。兵部侍郎蕭鄴文其碑。吏部侍郎趙櫓為傳。太子少傅盧璠作石室銘。道士張堅白為內傳。今山存內傳。泊神道碑在銓德觀。今基址尚在。

〔中宮〕

在廟之東北七里。梁天監中建。真人王靈輿修行之所。王乃晉陵人。幼而穎悟。更不婚宦。勤志於道。辭別親友。結廬於五老峯下。似有所得。忽一夕有神人。謂之曰。得道者若非其地。如植五穀於砂石之間則不能成。子雖有飛昇之骨。當須福地靈壇爾可以變化。雖累德以為土地。積功以成羽翼。苟非其地。魔壞其功。茲道無由成矣。靈輿告曰。何地可棲。神人曰。朱陵之上峯紫蓋之隣岫可以冲天矣。遂自廬阜遷居南岳之中宮。修行一十二年道成。復遷於朱陵之東朝斗鍊真。以天監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冲舉。重和元年 徽宗皇帝賜號通微集虛真人。又唐天寶初。董奉先居之修九華丹法而得道。久於衡陽棲朱陵之後洞。元和中。憑惟良亦修行於此。本傳並具下卷。又大歷中。李德林先生修行得道。官已廢久。

〔元陽宮〕

在廟之東北登山五里。與上清中宮如鼎峙。晉太始中。陳真人諱興明修行之館。真人少遊名山。因訪真迹。於天柱峯上遇二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暫能精專。中道而廢。不至勤久。何得擢形雲天飛冲霄衢。汝之積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轉。何慮不列名金闕玉堂。前苦後樂者。苦則有極。樂則無窮。何者林谷幽棲。禽畜為侶。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離榮。辭親捨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窮。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不勉於修勵乎。興明拜手曰。永佩聖言畢。至於道不敢怠忽也。遂授明鏡之道。修之十有八年。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至道。果能勤行。今則登躡九天。遊宴八海。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今子至矣。以晉太康元年三月初一日煙霞遶室。天樂浮空山下。居人競往觀之。惟有空室。至於雞犬悉皆騰舉。重和元年 徽宗皇帝賜號致虛守靜真人。又唐有張元和先生居之。德宗御詞賜之云。夫至道無名。強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諡。必求諡以明真。惟其可稱實在全德。故南嶽元陽宮道士張太虛。混元育粹。元之又元。鍊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峯養德。時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挾鴻濛而冲用。棲遲浩氣。太苦真形。頃在先皇敷崇道妙。望乎玄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言高躅。永懷仙子。恨不同時。聊申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玄和先生。貞元四年六月十三日下後尸解於靈隱峯。其宮 本朝淳化。天聖。政和三經修葺。宣和元年改賜崇明觀。觀後三里有伏虎巖。

〔田真院〕

在元陽宮東南二里。唐寶歷中建。綠筠蒼松前後掩映。三清並石像殿北百餘步有小巖。田先生常憩於此。巖上有一松樹。號華蓋松。根柯蟠曲。枝幹左細如華蓋。巖周回雖廣。一株盡蔽之。開皇時。田良逸名虛應。齊國人。侍親。自攸縣遷居南嶽喜王峯。後躬耕貨薪以侍母。夜即獨坐巖中。一日放志遊五峯。見何尊師而問道。其母

曬衣于山北。聞兒遠適。速往追之不及復回。衣已化為石。至今數百年。衣色不改。素潔如初。下有小巖。母常憩此。經日而坐。常服氣減食。母既坐亡。其志愈堅。後遇薛季昌而傳法。東入天台不復出。憲宗詔不起後尸解。本朝宣政間值回祿。止存石三清。紹興間復建小殿。有道人焚修。至今不絕。

〔北帝院〕

在銓德觀後半里。修竹長松。前後茂密。梁天監末。女冠徐鍊師居之。修行而得道。貞觀末。張惠明再修。遇南嶽右英夫人傳道。行抱一三五混合之法。而後尸解。又有李思慕居之得道。本朝太平興國中賜額。近廢。

〔凌虛宮〕

在廟之東登山八里華蓋峯南下。唐天寶初建。薛鍊師名季昌菴居處明皇詔住九真降聖觀。進注道德經。撰玄微論。御書批答凡十數次。後辭榮寵。乞回草廬。一日謂門人曰。今夕天氣異常。吾當有所適。遂凌虛而去。後有薛幽棲。自西蜀遊二十四治。歷荆渚泝瀟湘。禮赤君於此修真。晦其名氏。於五峯之下石臺上注靈寶經。臺上煙雲如香煙繚繞而起。注經罷煙亦自無。感格如是。因名天香臺。後尸解。會昌中。周混污自九真來居之。後得道。為大羅觀。王宮前有自然石壇醮器。並生成試劍石浴丹泉。紹興末。移於山下開創。僅五七分而未周備(又詳見下卷)。

〔洞靈宮〕

去廟東北登山十八里紫蓋峯東下。昔東晉末。鄧欲之字彥達。居洞靈臺。誦洞經。遇魏夫人傳法。行之而得道。係二十五洞靈源福地。古詩云。洞靈源接洞陽天。瘦壑危峯吐絳煙。曾踏落花聽玉籟。赤松壇畔鶴鳴泉。宮建自李俊民天師居之得道。昔有彭蔡二真隱此。唐末。有聶師道遇之事。具下卷。今有桃林。左右茶園橘柚所在。宮前舊有古楓一株。端聳數丈。根脚豎起。蟠結成一巨龜。首尾足甲顯然如活。觀者畏憚。其宮宇菴居。自五代撥亂。盡罹回祿。山頗虛迥。本朝大觀末。有中貴王門司捨金帛重建。宮殿廊廡迄今一新。住菴隱逸者亦不減舊。東北有桃花源。鶴鳴泉。皆遊人罕至。西崖上有刻張元化還丹賦。下有洗藥池。東有朝斗壇。

〔招仙觀〕

在廟東八里。舊記云。啟基劉宗卜字蕭濟。又記云。晉咸亨中建。昔張真人諱曇要。居之精思。感通天真密降。傳內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二年。神遊太空。面朝皇極大帝。賜以瓊實琅膏混神合景之液。餌之變化莫測。神用無方。以齊延興元年七月初三日忽然雷吼。天地震動。俄有鸞鶴。丹詔迎之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葆光襲明真人。貞觀二年。有廬陵蕭法師。諱靈護來居之。化黃白術外鬻之。修其觀宇。五年建尋真閣。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互更不敢扣擊。蓋驚地府陰神之然也。後煉丹於山北。凡經三煉方成服之。於弘道二年中秋

尸解。元和之末。有許碣者。自峨嵋而來。題記於梁上。常大醉長歌。歌中洎題記處。嘗有尋偃月子之句。竟不知偃月是何物。又留題於堂壁。其末句云。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力人。丈夫未達莫自親。攀鱗附翼損精神(題後非久白日昇天)端拱末。五更初忽聞鐘聲。眾皆驚訝曉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布衣縑縷。自云。能補鐘。但需數千斤火。於是燒炭鍛鐘。道人以掌心鎔銅汁。就其裂處摸之。其紅焰自暗。眾視之而憚。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手摸之迹。此實靈異。又唐末聶師道訪彭蔡三真。事具下卷 仁宗朝。有養素先生。奉旨來住久之入衡岳觀後尸解。宣政間。有逸人具承遠慕其風而建養素軒。觀舊有遙碧閣。競秀亭朝。天壇北二里有雪浪亭。洞真澗。瀑布自洞而出。巨石橫峻。當石崖之上。有一石沼。圓若鍋釜之狀。可廣丈餘。深不可究。一派飛下。如紋簾。號朱陵洞。三十六洞天之第三洞也。又有石井。下直無底。通徹四門澗流僅二十里成此懸注。從初溪至中潭凡九仞。自中潭下入谷十有八仞。有冥蟠壁。面闊四席。濤雪騰飛。雷雨驟下。雖天台峨嵋不及此勢也。下有投龍潭。國家修齊醮畢。投金龍於此。石罅微開。聞天樂之聲。故蘭馭有水簾洞詩中一聯云。開元投金龍。水底聞天鈞是也。若遊人誠心潔志。瞻禮而窺之。微茫見金床玉机。至道間。有孕婦觸之。石崖漸合。一無所視。往來留詠。粲然盈壁。獨廬陵李先輔一篇超越倫輩。詩云。一片挂蒼崖。分明不惹埃。蹙成珠顆白。垂下玉繩來。野燕飛難入。山風捲不開。聲聲去朝海。無意戀巖隈。句清格健。觀音歎服。政和元年十月。建安張徽言領漕本路按部。自湘潭趨岳祠。未至三四里間。覩道左松蘿蓊蔚。中有高門宏麗。朱書大榜曰朱陵宮。門內樓閣隱然。一人立闕間。若有所伺。時以日昃。未暇遊觀。意俟他日也。二年九月初五日。自衡州回宿勝業禪寺。語住持僧景襄曰。來早同為朱陵之遊。襄曰。此寺之東有招仙觀。觀後有朱陵祠。予謂去歲嘗過朱陵宮。見高門大榜朱字盈尺。恨未之遊。今者之來深有意焉。翌旦同詣招仙觀。經歷向所見處了無所有。惟空山而已。比至朱陵洞。四面石壁。瀑布中注。亦無屋宇。詢之道流云。素無此官。亦無此門。異哉。乃知天台大方廣。嵩山聖竹林。事與此類。謹書以識之。後住持道士王元洞建望仙亭於見處立宮門。縣尉錢景衍書朱陵宮三字。以朱填之為榜。後剏望仙橋觀。有銅像保生天尊。晉咸亨中。鑄石像老君并侍從。並同時而建。舊觀在洞口。唐永遷出就老君殿。別塚元始玉晨。共為一殿。以奉香火。或云。唐以遵奉玄元為聖祖故建玉晨居石也。宣和元年改賜今額。

觀有碑文四。

洞真瀑布碑

國家金籙道場齊醮記

建尋真閣記

朱陵宮記

〔九真觀〕

在廟東十里。舊記云。晉太康中。新野先生建。天監初。有張如珍真人居之。張乃先生鄉人也。幼而少語。淡泊不群。壯歲幽棲而宿稟霞骨。遇神人降。於巖室傳明鏡洞鑒之道。使其修之曰。夫燭物理者天也。鑒物形者道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道以明。審而無差。形定於此。物應於彼。故川岳之狀。鬼神之情。無所逃而隱也。天以清而容萬有。水以澄而鑒眾形。若修天清鏡明。澄心靜神而得內外洞徹。則至道成矣。儻外役於物。內勞於神。神心昏濁不能澄清。則去道遠矣。此法吾昔受之於長桑公子。長桑公子受之於太微天帝君。所得之能。洞達玄通。遐照八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行。亦與此同體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信矣哉。如珍修之九年。徹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君獨遊山三日不反。弟子求之。而君方衣仙衣駕雲輿。簫鼓擁之。縹緲而昇天。重和元年

徽宗皇帝賜號全真達道真人。開元初司馬承禎字子微。自海山乘桴。煉真南嶽。結菴於觀北一里。日之白雲。丞相張九齡屢謁之。明皇令弟承禕。詔之較正道德經。深加禮待。呼為道兄。凡是觀中供養金銀器皿。悉歸降賜。自御札批答表書往來不絕。天寶初。蜀人薛季昌。昔在峨嵋山注道德經二卷。後隱居衡嶽華蓋峯。撰玄微論三卷。并大道頌一首及注得。司馬弟子王仙嶠寫進上。詔住降聖觀。供器御書批答不絕。及於九真觀奉造聖祖天道玄元皇帝聖像一鋪十三事通光座高一丈七尺。經六百七十卷。仙嶠乃本觀道童。性好澹泊。因看列仙傳。有物外操。嘗謂五千言外皆土梗耳。携岳中茶入京師教化。嘗於城門內施茶。忽一日遇高力士。見而異之。問所來。答是南嶽山九真觀道童。為殿宇頽毀。特將茶來。募化施主。力士喜其言。因聞明皇宣見。帝喜清秀。問曰。卿有願否。對曰。願鬱鬱家國盛。濟濟經道興。帝喜令拜司馬先生為師。於內殿披戴厚賜迴山。夜夢感真人陳少微而得道要。再命侍司馬先生來王屋久之。奏云。尊師以開元二十三載仙花乞請。收南嶽舊居為觀。蒙聖恩書額。詔薛季昌住持降聖觀。宣賜聖像供器。天寶十二年。復令衡州銅鑄鐘一口降賜觀。中音韻振。遠徹於霄漢。重四千斤上刻明皇帝號御製銘曰鑄於郡懸於觀天長地久福無算。驃騎吏大將軍高力士監鑄。此真嶽中之名器也。後乾元三年二月值兵火罹亂。焚蕩罄然。鐵石鎔裂。惟有此鐘。豈非願力而至於是哉。咸通年。王固節道行超倫。一方仰慕。營葺一新。闡教談經學者如市。奉詔歸北岳封總教大師。又元祐間。其鐘忽不見數日。一日得之於觀前塘中。苔蘚所漬。鐘頂上龍折其右足。復致於樓上。傳云。與青草渡龍鬪。今觀後有龍[穴/貢]嶺。觀一里有武陵謝先生再葺白雲菴而居。嘗與曹道冲為詩琴之友。道冲有詩云。桃源洞口武陵人。跳出紅塵二十春。但喜白雲深有趣。不知青眼近來親。丹砂已向坤鑪伏。玉汞先從坎鼎烹。活計一張焦尾外。碧壇三尺禮南辰。西有王氏藥寮王住。久遷靈巖。就雲龍峯尸解。觀北隅五十步有壽仙亭。亭下有白龜

泉。即南山第一泉也。其泉自崖竇迸出。清泚甘冽。其色早晚兩變。雖南山名泉無逮此者。飲之無疾而壽。中有白龜。大如錢。白如玉。隱於石竇之間。人罕得見。遇之者吉祥而延壽。傳云。龜出仙來。龜隱仙去。題詩亦眾惟野人皇甫渙云。靈臺塵不止塵止。非靈臺。愛此一泓水。曾棲靈物來。愚近歲卜菴於此泉之北。山相去。五里。因採藥嘗憩此亭。每欽歎其異云。寂寥宇宙之中凡真仙隱化於白龜者。計此乃三處也。愚自前年秋棲於是山為終焉之計。凡三徙其居。至朱陵之東。芟王氏舊藥圃而住。適與此泉為隣。非偶然耳。因成一絕。謾書之於此。天下白龜三處。顯怡山。少室。壽仙亭。我今卜築南山頂得爾為隣祝聖齡。觀有九仙閣。閣後舊有琅瑛閣。重和元年。改賜今額。

〔降聖觀〕

在九真觀一里。舊號白雲菴。司馬子微修行處。因弟子王仙嶠奏請。以先師菴為觀。蒙降額親篆。勅九真觀薛季真兼住持。

〔九仙宮〕

在廟東十二里。梁天監中建。昔王處輿自中宮煉行。既周冲寂。後遷於此。朝斗思微。一日天真迎之。又有鄧郁之。南陽新野人也。幼夢一鳥吐印與之。自是人間有疾以印治救。求為符章。病者自愈。後與徐靈期結方外友。周遊名山。尋訪上士。遇至人傳金鼎火龍之術。於宋元徽二年。徐既上升。郁之隱洞門久之。乃徘徊湖外。洞天福地無不遍歷。所患丹材無力可置。因有司奏少微星在南楚。武帝勅監軍採訪。詔之便殿問所修。曰貧道修煉金液而闕丹材。帝賜金帛。許於南嶽洞真福地。選其幽勝。置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一夕神人謂之曰。大洞之隣。乃招福之鄉。延生之里。善記勿忘。後君丹成。復遷紫蓋之東。以梁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羽蓋雲峯降於室中。即前得道者八真人也。於是就自然石壇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超真集妙真人。唐咸通九年。衡州刺史張覲具奏置觀額。十年十月。勅下宜依所奏。又開元中。明皇詔賜宸篆云紫蓋峯石壇九仙宮。昔賢曾詠九仙宮其略云。一峯鱗次開一觀片石朋來會九仙。寶牌尚記明皇篆。靈夢嘗聞御史傳。又景祐中。故觀文殿學士孫沔為御史。上問事忤旨貶永州。夢道士以田為託。後徙潭州。因祀岳陰以物色求所夢。乃得王君之像于九仙宮。遂檄縣鉤括其宮田。果為隣觀侵佃。其詳具下卷。宣和元年。改賜今額。後有大洞(今呼前洞者是也)丹霞菴基。

〔觀音寺〕

在廟東十三里。石道蟠曲。在雲密峯南下。馬氏所建。本朝太平興國年。改賜普濟。近已廢。西北有陳先生藥堂。陳乃蒼梧人。常修太陰鍊避之法。與同鄉楊太初遇真人聶紹元。傳二景高奔之法。修成西入三都。

〔雲峯景德禪寺〕

在廟之東十五里。後倚雲密。前臨禹溪。西有大禹巖。乃禹王傳玉文處。梁天監中建。寺有高僧法證。族郭氏。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戒壇聚徒講道乃遷化。其門人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宇宏大。有來求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契。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五萬餘人。廣其祠宇。本朝建隆中重修。大中祥符年。賜景德額。有會聖閣。齊雲閣。養亭。清照亭。松風亭。觀音夢應二泉。皆佳致也。轉運副使陸訖留詠詩云。紺宮清絕占奇峯。迥在朱陵寶界東。賞遍禪林歸馭晚。禹溪斜日照丹楓。

〔延壽寺〕

在廟之東十六里。北有尊勝寺基。

〔白雲寺〕

在嶽之東十八里。不知開建之始。在白雲峯下。有白雲洞龍潭。人有祈求。而致輦觸便作風雷。巖谷陰黑。人多畏憚。乃朱陵之東便門也。

〔七寶寺〕

在嶽東北三十五里。昔高僧玄泰號布衲居之。深於禪理善歌詩。每病土民畚種。因作畚山謠。其略云。由道今年種不多。明年闕斫當陽坡。國家壽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馬氏聞之禁止。塔石福巖與堅固比隣。下有涌泉。

〔崇果寺〕

在岳山北五十里。

〔普濟寺〕

在岳之北三十五里。下有龍潭。寺之東有李真人上中下三丹竈。中有水源。旱者祈之無不感應。遊人罕至。

〔光天觀〕

在廟北登山三十五里按福地誌云。係二十二光天壇福地。洞淵集詩云。太極分形狀若壇。白雲深鎖路孱巖。兀然萬古含春色。光照吾皇祝壽山。一云。天業中改觀為寺。即今上封寺是也。又按南嶽十八高僧傳云。陳光大初。思大和尚領徒至此。建閣作真。徒上下經行聽法之所。則光天觀當別有基也。西有青玉壇福地。今釋氏改名羅漢行道壇。

〔天柱禪寺〕

在廟之西北登山十八里天柱峯下。在近山天柱為之最高。寺在半山。樓閣參差。與彌陀相隣。出沒煙雲之際。居者疑在虛無中。葆真居士詩一絕云。福巖直上看天柱。樓殿霏微倚翠空。却望福巖如畫出。更憐煙雨巧朦朧。思大和尚二生塔在寺下。山有香岡周回數里。多生香白芷。傳云。魏夫人所植。

〔彌陀寺〕

在廟西北登山二十里。在彌陀峯下。仰望樓閣。如在畫圖中。唐宣宗賜額為般舟道場。本朝太平興國中賜今額。葆直居士訪之。值僧出。並無一物。問云。僧皆村居治生。久不來此。故留一絕云。苔侵佛座突無薰。盡日飛塵漸塞門。雖是道人忘臭味。問君鼻口若為存。

〔清化寺〕

在廟西北登山二十五里。已廢久矣。今有野人居之。北有澗谷傳經壇。

〔靈境寺〕

在廟西北登山二十五里。號中洞。馬氏所建。但破屋三四間。傳云。天復年。菴宇甚多。今廢久。大路側有大杉二株並立。圍可數丈。高拂雲表。雄壯可憚。或云。昔唐真宗太子曾憩此。見二將軍至謝忽不見。因呼為雙將軍。

〔安寶觀〕

在廟西北登山三十五里。乃傳待仙以木鑽鑽石獲天書處。林木茂密。今已廢久。

〔寶積寺〕

在洞下嶽之北登山三十里。見存空屋。

〔太平寺〕

近洞下見存破屋。在側刀峯西下。

〔寶林寺〕

在祝融後。上封莊之泉名洞下但破屋數間。

〔化城禪寺〕

過山五十里。亦無他佳致。

〔南朱觀〕

過山五十五里東。望嶽山堆翠焉。

〔雲溪禪寺〕

過山七十里。在皇想山下。當邵州中路。修篁擁碧。怪木參空。東望融峯。高插雲漢。

〔白鶴寺〕

與橫龍相隣。山谷有禹王書鐵符化成白鶴。今呼為飛符巖。亦曰白鶴巖又云古觀也。下舊有石倉。自然常滿。倉今基在。

〔資福寺〕

與橫龍相隣。最為幽密。

〔橫龍寺〕

在中洞。有開山佛光禪師舊菴基在焉。唐白居易有詩一絕云。月射冷光新殿宇。風敲清韻古杉松。問師寶額因何立。笑指橫溪有臥龍。

〔高臺惠安禪院〕

在後洞妙高峯下。與方廣比隣。山勢幽邃。景物與山前不侔。本朝賜今額。寺前五十步正險絕處。石上有迹如車轍狀。記云。昔五百羅漢居此。聞惠思和尚將至。乃相謂曰。山主即至。我輩當避之。遂徙他所。今轍跡尚存。記云。乃鬼運糧以供厨饌。又西有水源。自巖下出。莫知其所。自號靈源。宋宗炳有菴。在靈源之上。今芭蕉菴是也。尚存基址。寺有二石佛迹。各長尺八顯六寸。足底有二隋求并印。皆如篆文。云自西來。衡陽令張鈞題高臺詩云。萬仞孤高處。煙雲縹緲間。靈源聲不斷。轍跡蘚爛斑。山鳥應無畏。溪雲常自閑。凭欄長縱目。回首厭塵寰。東北有牧菴。乃忠道者居之。不修梵行。好夜遊巖谷。不畏蟲虎。寒暑不侵。值風雨亦無蓑笠。常正言以伸人。皆有教化。後住黃龍。久之遷化。

〔方廣崇壽禪寺〕

在嶽之西後洞四十里。與高臺比近在蓮花峯下。前照石廩。旁倚天堂。傳記云。梁天監初。有僧希遁。因度夏天台遇惠海尊者。朝昏承事之。海云。汝當於南嶽方廣寺為會。泊遁至南嶽。訪方廣則無之。後忽值一精舍號方廣。有鬼神運糧。金牛服乘。俄見海師出門。問曰。汝何來之遲也。遁願留。海云。此五百尊者所居。汝居處在西北峯頂。留一宿而去。出門已失尊者及方廣眾。遁即如其言。結菴其處。後。

〔建方廣寺〕

本廟賜崇壽為額。今所謂聖壽寺基是也。中夜嘗聞鐘磬聲。出山谷見聖燈。元豐中。山洪暴發。乃紀和尚開山卓錫移建今寺。李白詠方廣詩一絕云。聖寺閑棲睡眠醒。此時何處最幽清。滿窓明月天風靜。玉磬時聞一兩聲。

〔保慶寺〕

在方廣之西南。鐘磬交音林環逼。

〔靈洞寺〕

在嶽之西北。後洞乃高臺之前山也。峯巒翠密。嵐靄常蒸。洞後猿聲聞如巴峽。獵者終不能捕。往往嶽神所護也。又有明水橋。直上高嶺。有天成石塔。層級自然。高約五尋。下虛上銳。非好事者不能一訪。蓋憚路險而遠也。

〔國清禪寺〕

在後洞石廩峯西下。高臺之前山也。與靈川密隣。鐘磬相交。

〔靈川護國寺〕

在後洞。與國清比隣。

〔明溪寺〕

在馬跡橋之西。與金龜巖比近。去嶽七十里。昔有逸人李思善居龜巖。後游羅浮。又有高僧惠鑒居之。辟穀思善。書齊既廢。後僧更葺為梵刹矣。

〔法輪禪寺〕

在嶽之西南七十里。隸衡陽岫嶠峯下。晉咸和年建。號雲龍寺。隋大業末。高僧大明居之。至唐末。遷移山下。馬氏更名法輪寺。或云。即馬氏之莊也。本朝太平興國中。改賜今額。環寺杉松數萬。每至風激。林響聲若海濤。寺有記石。唐岑文本撰。及韓愈有岫嶠山詩碑在焉。傳云。禹碑在此峯尖之上。樞密折公留題云。路轉崎嶇嶺。水藏委曲田。茂林深似海。古刹湛如淵。岫嶠未可到。禹碑真謾傳。西林歸恐暮。欲去又茫然。寺有普容泉。道人亭。

〔西林禪寺〕

去衡陽五十里。在嶽西南五十里。

〔會善寺〕

嶽之西南九十里。迺晉咸和年重理舊寺。乃嶽中十八高僧禪會之所。在會善峯下。唐沙門惠日撰十八高僧傳。即陳惠思。梁惠海。隋智穎。大善。僧照。惠成。大明。惠勇。惠稠。惠誠。惠亶。善伏。曇楷。義本。義顥。悟實。道倫。智明。

〔普濟寺〕

在廟之西南八十里。古龍王寺也。

本朝太平興國中賜額。

〔尋真觀〕

去廟九十里。在衡陽城北。觀鎮大江有石鼓。後洞是朱陵之西門。乃唐白真人董鍊師飛昇羽化之地。仙人石恪有送殿直雷承昊奉命衡陽詩全篇云。衡陽去此正三千。一路程途甚坦然。深邃門牆三楚外。清風池館五峯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嶽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訪神仙。按湘川記。此石鼓有時自鳴則兵革起。或云。盧龍推鼓入潭中。盧龍名字未詳。今驗以鼓。亦云。是盧龍廟不知立時年代。至龍朔元年八月。勅使道士郭行真醮岳。因毀廟不祀。從此之後。為郡人災患。今時百姓重祠之。至貞觀五年。故齊相公於此山頭建合江亭。唐杜荀鶴有題尋真觀詩云。寂寂白雲門。尋真不遇真。祇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藥圃花香異。泉沙鹿跡新。題詩

留姓字。他日此相親。又大中祥符年。有桂林棲霞洞暢玄先生石仲元字慶宗住持。道行超倫。詩才振楚。經營一新。重建白雲軒。下瞰青草渡。前有白雲堂白蓮池。愚自紹興丙寅度夏於是堂亦留。四十字雖不足以髣髴。其前賢但識朱陵之事。爾詩云。我愛瀟湘境(觀對瀟湘門)朱陵後洞天。白雲堂裏客。青草渡頭眠。小艇率紅鯉。幽池種白蓮。願真堪此地。風月兩依然 本朝景德中改賜今額。

〔石鼓寺〕

在石鼓洞上。下瞰大江。與裊德比隣。今改為書院。景定辛酉。憲使俞公重建。規模宏壯。

〔東林寺〕

近衡陽界。乃唐徐安貞(名犯廟諱)避朝廷事隱名詐瘖居寺。以之因起佛殿。無人題梁。安貞手作書勢。以視眾人寺僧令書之。字迹遒勁。觀者駭然。後李邕遊岳。觀字驚而召出同歸京。此其故址也。侍郎盧驥題詩云。秋山山脚一招提。名與匡廬晉剎齊。天地洗根飛敗葉。雲霞留影落鳴溪。野藤交塢縈牛角。翠茁粘煙濕馬蹄。猶記採薇時節路。柔桑鳴雉寺田西。

〔普賢觀〕

在岫嶺峯南。下當衡陽道左。齊永明中。道士許嗣先張志曇開山。至梁周靜真住持。武帝師之。雲水奔湊。俱是海上。奇人講堂如市不虛過日帝。賜名普賢。至唐。陳法明先生居之修行因獻。麟得中召入內。不受榮寵。乞還山。封悟真先生。本朝宣和元年賜冲真。

〔無礙寺〕

在廟之西南。傳云。晉末所建。

〔福昌寺〕

去廟西二十里。側有龍潭。與西明接隣。

〔西明寺〕

在石廩峯下。北有西明洞。舊有菴宇。今廢。

〔玉清觀〕

在石廩峯南去廟登山一十五里。齊永興初建。陳真人諱惠度。潁川人也。初居茅山。採靈異草。著貨之飲酒不食僅數年。南遊挑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岳。選其幽勝。乃告天而盟鍊丹。深夜破屋所擾。三揭丹鑪。運石摧壓。唯冥心蟠石上誦黃庭經。佩五岳真形圖。其志愈恪。陰有感格。道力潛扶。獲擒魑魅。妖氣漸散。其鬼戰慄悲號。真人復令豎石誓免戮。鬼形遠逐地界。後丹成。光氣滿山明徹遠近。後服之。以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冲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冲虛元妙真人。今觀基頂有丹臺。鬼栽石。雷泓風穴。誦經壇。丹泉。近代有僧。於觀基創寺號光明。不久復廢

本朝乾道中。有道士鄧時永道人黃守正二人。發心開山。伐木芟茅。募化賢善之士。新創殿宇。祈雨禳災並有感格。野人菴居。重洽道化。

〔洞陽宮〕

在石廩峯西北。乃施真人伏鬼會真之所。唐陳法明應詔回於此峯下。開巖建壇。山神為之陰助。南望雲陽。旦夕朝真誦洞經。後服丹而玄化。今尚存基。舊亦有菴宇。

〔洞門觀〕

在石廩峯西石榴峯南下。去廟二十里。昔施真人諱存。自號胡浮先生。或云婉盆子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遁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慕石廩洞門。是吾冲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峯西石室造閣。亘空十餘丈。出乘白豹。或步還山。豹即迎之。海嶽神仙時來聚會。里域有景慕之者。罕得觀近。以晉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升天。重和元年。徽宗皇帝賜號冲和見素真人。又有蜀人李昌利先生。棲隱數年。而遊天寶洞。今但有控豹巖。餘基見在。唐張九齡遊洞門題陳氏丹臺詩云。雞頭西畔便門開。陳氏丹升却仞臺。[車*鬼]鬼昔年誠誓否。至今猶說鬼肩栽。

〔太平觀寺〕

廟西二十五里瀑布山下。齊褚伯五誦太平經。兼行太平之道。奉勅建太平觀。今廢久。舊亦有菴宇。

〔岫峯寺〕

在碧岫峯下。亦廢久。

〔西臺觀〕

在岫峯西北。傳云。周穆王所建。陳改為太初觀。又云。後為寺。亦廢久。

〔白雲興國寺〕

在廟之西二十二里。正明年建太平興國中。只以舊額為賜。

〔楚寧寺〕

在廟西十五里。乃南臺遷禪師瘞骨處。唐宣宗諡無際大師。見相塔二碑墨迹乃唐裴休相國建。

〔楚安寺〕

在廟之西二十里。在雙峯之上。古禪僧宴坐處。記云。山北有石室。有逸人隱居。但聞誦經聲。廣明中值亂。北入大西山。

〔多寶寺〕

在廟之西南十八里。古曰資福本朝太平興國中。改賜今額。

〔雙峯禪寺〕

在廟之西二十五里。峯巒回合。如城郭之狀。登山屈曲行一二里。林木揜映。頗拯幽致。在拾穗巖之西。古有高僧惠宣。居巖中每拾穗自給。故號拾穗巖。常有二虎。名大空小空。每拾穗斫薪汲水。二虎負歸巖。如人驅役遠近。人不敢往。開元中建。太平興國中賜額依舊。北有瀑布。景色可觀。

〔雲龍寺〕

在雲龍峯下。已廢久。又有西真觀基。

〔承天禪寺〕

在廟西十五里。本號上巖寺。大中祥符年改賜能仁。景色異常。澗水噴漱。石磴危峭。林莽韡映。前後相失。面有巨石如屏風之狀。唐韋寅書堂故基尚存。屢有野人居之。有拾穗和尚塔在焉。湘僧詠能仁一章云。寺在重雲裏。秋深夢轉勞。檻前雙澗急。門外一峯高。谷鳥翻新樂。巖松起暮濤。何時拂衣去。欹枕聽蕭騷。

〔靈峯寺〕

在廟西七里。馬氏天福年建。近廢。旁臨舜溪。前有舜廟。北有舜洞。法雨池。孔雀巖。後有趙岍墨沼泊游憩之所。西北有王母殿基。下有石刻真人像。王氏戶解處。

〔壽光寺〕

基東有尼寺基。南有龍洞。

〔止觀寺〕

在廟西五里。正臨大路。宋顯德中。吳僧慈光大師之塔。舊號禪林塔寺。太平興國中改賜止觀。與安樂。保福。攝授四寺。鐘磬交音。松竹合翠。太常博士呂璣留題舜洞詩一章云。萬古遺蹤今尚在。南巡聖意竟如何。八元等輩蒙恩厚。却是湖妃恨淚多。

〔安樂寺〕

在廟西五里。清秦二年建。

〔攝授寺〕

在廟西五里。梁天監年建。寺有一酌泉。

〔保福寺〕

近已廢。

〔紫虛閣〕

去廟西三里。在天柱峯南下。唐天寶年建。馬氏據湖湘復重修葺。至本朝天聖中。得旨再修。前後止號魏閣。景祐中。賜紫虛元君之閣六字為額。兼賜禕褕之服并

錢。置田以贍道眾。後政和五年改賜黃庭觀閣。下有石壇。闊丈餘。名飛流壇。舊記云。夫人昔自撫州乘之飛至此湘中。記云。壇高丈餘。昔元君鸞輪之所憩。杜天師拾遺云。夫人壇是一巨石方丈餘。其上闊圓。其下尖浮。寄他石之上。凡一人試手推即動。或人多致力即屹然不動。遊人至潔焚香以一指輕點之即微動。今撫州山有穴。深廣狀斯石也。或云。冲寂元君麻姑送夫人乘雲至此。雲墜化為石也。一云。麻姑石在觀之西山上。按內傳。夫人姓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即晉武帝左僕射魏舒之女。封上真司命紫虛元君之職。又加名山之封位約諸侯。冲寂元君麻姑大仙為其佐治。今閣上亦有麻姑像。與夫人並列。晉咸和四年。太一元君乘鸞輪迎之升天。其有靈文祕要百餘卷。藏之於龍真澗石巖中。今呼為靈書巖。時有老叟。姓龐氏。禮告曰。願守靈壇得聽法語。大仙叱曰。腥穢畜類故癘境域之民乎。取劍斬之。遂走潛於西澗。今日龍真洞 本朝開寶中。有閣主道士率子廉。得道尸解。事具下卷。

〔西靈觀〕

在廟西二里。湘中記云。晉女貞薛鍊師冲舉之處。梁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公主周惠抃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茹葷。長思獨處。慕元君薛鍊師緜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靈聖母降傳經籙。修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者數百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唐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曹妙本。並接踵而往得道。即今常住。乃周公主所捨。觀廢久。馬氏復興 本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永續焚修。

〔淨居巖〕

在縣西二里覺海寺後。飛泉噴響。古木交陰。石路曲折。巖上有菴蘿果樹。昔有遊人到此。巖下見有老僧。古貌峻嶒。身披破衲。因詰之不顧。良久云。此乃淨居天也。忽指四顧。遂失所在。巖有瀉洪亭。憲使張公綬有詩一絕云。潺潺石磴瀉洪泉。路躡丹梯入紫煙。巖有高人無問處。菴蘿雙樹碧參天。雖近郭而有塵外之境。又山後有蛟窟。枉山中僧宗譽初至。樂其幽閭以結菴。有婦人數擾之。譽由是避之嶽寺不敢留。紹興十一年。僧善同始居之。方有屋數間。遊僧妙印者。年二十八。婦人來與之合。明日自腰以下如水。數日死。又有行者祖淵。採木山中。迷不能還。凡五日。忽得之於老虎巖中云。一婦人令住此。今出求果。餌以飼我。巖口甚窄。僅容人身。而其中頗廣蓋。蛟所穴也。祖淵歸亦病。是年四月幾望。風雨暴至。遍山皆黑。雷電掣旋屋外。善同素不睡。宴坐龕中。夜且半起。明燈聞有聲出龕下如鼓鞞。然視之乃巨蟒蟠結數匝。尾猶在戶外。善同呼眾僧。以杖擊之。既去復還。又擊之。乃趨一大石罅欲入間震死。山水大至衝屋室太半。已而星月粲然。詰且視死蟒。長丈二許。圍數尺體皆黑方花紋。祖淵即日發狂。如歡惜狀。數日亦死。前後僧僕為所殺者凡八人。向時每夜山輒黑昏。雖有月亦然。自蛟死夜。山色始明。今有塔數層屋數間。僧行數

輩。

〔兜率寺〕

唐韋宙相國所建。本朝賜額淨福。寺枕湘濱。下有古潭。國家投金龍於此韋宙書堂。寺僧常葺之不絕。以為游人登覽之美。西有喝灘神廟。云。昔石頭和尚坐禪於此。水聲聒耳神為喝之。去嶽雖遠而事有可書。治平中有主簿姓鄧者。暇日訪泉石佳處。因至是寺。携筇欲登山頂。忽聞花木之香芬馥異常。舉目而視。於半山間有樓閣高下。金碧互照。上有牌曰。慈湖真人之洞。鄧方驚駭。呼書吏譚英共觀之。頃刻遂失所在。記云。此朱陵洞天之南門也。

廖處士書齋據湘江之濱。圖凝融數世能詩。自唐云祐末居此。今有五峯。集行於世。嘗作詩云。買得衡州十里青是也。水木澄秀。地近而境遠。實湘中衣冠之甲焉。

嶽產珍木

香南木

黃心木

血柏木

榧子木

銀木(堅白)

梓木(可作琴材)

山柘木

土重木(宜充車甲)

梧桐木

靈壽木

黃楊木

天蓼木(春首開花鹽泡充果)

嶽產雜藥(山果附)

香白芷

柴胡

山豆根

秦艽

禹餘糧

石鷲子

芍藥

仙靈脾

雲母
黃藥子
白藥子
烏藥
石菖蒲
良薑
五味子
何首烏
大風藤
麥門冬
天門冬
狗脊
香膠
漏蘆
白芨
仙茆
白朮
苦葎
桂辛
山慈姑
吳茱萸
山芎
川烏
續隨子
鴛粟
稿本
茯苓
天南星
紫金藤
山大黃
半夏
當歸
百部

篇莢
瞿麥
菊花
馬兜苓
百合
大鱉
細辛
黃菁
禹絲子
葶藶
五倍子
菰萋
續斷
千年閏
木賊
茵草
山梔
卷柏
貫眾
地榆
薏苡
海金沙
石髮
菩提子
茶
蒔蘿
萬歲藤
肥猪
刺蝟
穿山甲
[葵-犬+于]菜
太青
榧子

山胡椒
山核桃
山荔枝
羅漢果
櫻桃
山桂子

嶽產異花

杪蘿花
五色蝴蝶花
白丁香花
山石榴花
山櫻花
紫荊花
芙蓉花
巖桂花
春蘭
秋蕙
金鳳
銀鳳

嶽產草香

降真香
山檀香
青木香
石乳香
羅漢香
黃連香
兜蘘香
楓香

嶽產靈草

天麟草
金露盤
杏葉金線

銀絲草
紫河車
金[銀-目+白]草
紫背天葵
天苧草
紫芹草
長髮草
地不容草
金漿草
萬年松
仙人條
重臺金線
龍鬚草
紫背虎耳
紫背虎舌
錦背龍舌
隔河仙
紫背龍芽
紫背過澗
錦背石葦
獨角仙
金星鳳尾
金星石葦
石蠶
山韭

嶽有靈禽異獸

音聲鳥(翔集成群。羽毛五色朝陽聚鳴。音似張樂)

山鵲(捕之大難)

靈鳩(羽毛錦色)

猿鳥(旦暮而鳴如猿啼)

白鷗

山鷓

錦雞

馬熊

猪熊

狗熊

猿

靈鼠

竹[馳-由+留]

麂虎

巡山二虎

護觀兩鴉

南嶽總勝集卷中

敘唐宋得道異人高僧(隱逸附)

梁雙龔祖。字仲遠。吳人也。居南嶽白馬洞。幼而淳素。不喜多言。凡所觀視。及接親友。皆毅然正容而待之。人不敢輕易者。得泝流之妙。往來荆襄一二百年。人莫之測。復入南嶽遊五峯。遇至人服霧炁之法。久之入雲陽山。秦人洞居曰。昔赤君曾降此山。乃朱陵之陽也。於是誦黃庭玉經不輟。弟子請之。就邑之觀宇。以便供侍。先生云。經曰。何不登山誦我書。人間紛紛臭如帑。吾謂。臭帑之所萬境紛紜。外則六鑿相攘。內則三彭所擾。昔魏夫人傳此玉經。而東遷陽洛而成道。代不乏人。但恐虛之不極守之不篤則道無由成矣。數年而入九疑山。白馬巖。悠然而住曰。吾始於白馬洞。而今終白馬巖。必吾反真之地。夫馬乃乾健浩然之炁。白為見素還元之方。吾居焉。忽一日謂門人曰。吾將入室之後。若有天炁異常。速來報吾。翌日中午四炁澄清。弟子報之。而索沐浴焚香。寂然歸真。俄而輕舉。遺帔於木杪。時則貞觀元年夏四月也。巖中臥席并坐壇。經二百餘年而不潰。弟子致之於觀真堂中供養。

廖冲。字清虛。梁大通三年。居連山郡。以才德見稱。為本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探道要。居嵩高山。久之過荆渚。公安二神作妖。起風浪阻船。遂伏之令護船。而渡至南嶽。於融頂遇太平真君傳道要。復謂二神曰。吾居郴陽作丹。可為吾守鑪。他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歸鄉。常乘一虎。執蛇為鞭。年一百餘。光天二年風雲晦冥而昇舉。

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也。生五七歲能詩。凡所作皆塵外意。十五好道裝。遇至人傳金丹胎息。周訪名山。負道書百餘卷。常云。欲昇南宮。先度朱陵。迤邐訪洞陽過嶽麓。瞻鄧真人之像曰。此山乃朱陵之一福地。夜遇真人傳火鼎之術。貞觀年。泝瀟湘躬禮注生行法驅邪。邦鄉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鍊火鼎之術。化黃白而外鬻之。修其觀宇。為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為法主。皆北面而事之。後選其幽勝。以鍊神丹。凡經三壇方始鍊就。後服之。於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留。汝等精勲將有所繼。遂尸解。香氣滿室。似有清音盼於戶外。經時而止。

張惠明。趙郡人。結庵於中條山。受法於元真觀。常以呪禁驅馳精魅。後往長安。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功濟德備。道學超群。凡諸就席。皆章甫之徒。太宗詔之內殿致醮有感。後乞歸山林。上允勅住南嶽。封妙濟大師。忽一夕遇南嶽右英夫人。傳抱一守真三五混合之要。行之一紀。復詔之西嶽。以便問事。後尸解。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養一靈犬。常夜行次。其犬銜其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自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嶺有一大蟒。長數丈許。張口呀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師曰。死可避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

苟無緣。冤親一撲。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又一夕有盜。犬亦銜師衣。語盜曰。草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盜感其言皆去。

何尊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龍朔中居衡嶽。不顯名氏。其顏若四十許。行步如飛。常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慕。去無所歎。僅百餘年。人常見之。狀貌不改。或問其氏族及年壽。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號曰何尊師。衣弊履穿。其心浩如也。逸人田虛應鄧虛中嘗請曰。尊師卒無言。何以開悟學者。則曰知不知者上不知知者病。誰能鑿混沌之竅。遺自然之理耶。遂杖藜而入林中。須臾群虎隨之不復見。開元中。司馬承禎遊南嶽祝融峯曰。當有高仙處之。何氣色之秀異若此。已而見尊師於林中出。承禎致禮造問。則據石而坐。若無所覩。時不見答而退。歎曰。此可謂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乃建庵於峯頂延之。尊師就止復不出。觀察使呂渭即其廬。請傳符籙。張太虛田虛應鄧虛中師事之。皆不得其旨。天寶二年下元日。有雲鶴翔空。異香芬郁。謂弟子曰。吾去之後。當舉之於紫蓋南峯盤石之上。遂化。顏色不變。弟子乃環衛行遷神之法。中夕聞雷震聲。即失其所在。衡陽太守蘇務廉文。其碑在銓德觀。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相亂。則天命討之軍敗而遁。敬業素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及敬業敗。擒得所養者斬其元以為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庵耕鑿。不通人事。乃削髮為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嶽衡嶽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請集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懃修道。今將命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

薛季昌。漢州綿竹人。世皆宦族。季昌幼不好榮不茹葷。常布素酷於山水。一日遊請城。父母謂不遠而從之。遂南遊桃源。後遇正一先生於南嶽。受三洞祕籙。研窮真要。屢感高真密降。明皇詔每問道德。而談辯通博。上喜之。久乞回山上。命賦詩贈之序曰。練師志慕玄門。棲心南嶽。及登道錄。忽然來辭。願歸舊山。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若遇至人靈藥時。來城闕也。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祕訣來候。仙輿季昌住九真降聖觀。復華蓋舊隱修鍊丹成。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今夕有真之會。余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不復回。後建凌虛宮。

鄧紫陽。撫州南城人。初居麻姑山。後因省親山下逢大蟒攔路步罡而逐之。蟒化為劍。遂得劍佩之。性愈剛毅。常負濟世之才。每憩於溪壑之間。誦天蓬呪不輟。北帝遣神人授劍法。遠訪南嶽朱陵。謁青玉光天二壇。禮鄧真人。夢有所感。有劉有宗師之。求傳禁呪。而謂之曰。石廩倒洞。夕陽迷津。山彪群居。昔吾祖驅之已經三百餘年。今以生氣不正此類承之襲人。汝後建壇辟除。兼內養浩然。方冀仙階矣。後明皇詔紫陽。因內殿建醮破胡番。封為天師。後尸解。有宗依法建壇院於石廩下。遂郡

兇奔他山。

田虛應。字良逸。齊國人。賦性朴拙。吐露無忌諱。開皇時侍親於攸縣。以喧冗遷於南嶽。躬耕於紫蓋峯下。以盡子職。凡五十餘年。母既即世。乃遊五峯。放志自適。龍朔中。州牧田侯於衡嶽觀建降真堂以居。田于乘贊以分璧。所受上清大洞法籙。自正一先生傳。

天師。天師傳虛應。既承道要。涉歷雲水。為友善者。惟蔣舍洪時呂渭陽憑皆使湖南。嘗就訪高論。潭州旱祈雨。久之不獲。召虛應蓬髮弊衣。至郡無言。雨自下。又嘗久雨不止。郡守建壇于衡嶽觀。默然岸幘而坐。泊昇壇即霽。元和中。東入天台不復出。憲宗時。詔不起。有歐陽平者。道學亦高。常師事之。一日夢。三神人各持金鑪。自天而降。若有所召。密謂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必繼之。未幾虛應果羽化。蔣亦繼往。門弟達者。棲瑤憑惟良香林陳寡言方瀛徐靈府三人。盡相聯而尸解。

李思慕。成紀人。與東楚董鍊師白先生結煙霞之友。周遊三湘名山。後訪南嶽五峯。雖師範不同而各有指歸。白既於石鼓上昇。思慕入京師。高力士佞吳筠而進之於明皇。答問稱旨。後乞歸山。上厚賜錢。行注清淨經。行於世。後玄化於紫蓋峯。惟董混迹於衡陽後洞。常以呪術治人病。若有酬之者。為酒一醉為妙於是凡醒時醉臥衢路。或溪谷遇驟雨而衣不濡。凌嚴霜而皓如也。數年。巡門告人曰。各好將息。人皆訝之。亦於後洞尸解。如蟬蛻也。唐杜甫有憶昔行詩末句云。更訪衡陽董鍊師。南游早鼓瀟湘柁。

薛幽棲。蒲州寶鼎人也。性沈靜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好問方外事。開元中。及進士第。年始弱冠。調官陵郡尉秩未滿。有林泉之興。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久之遊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而道炁愈充。天寶初復遊南岳。卜修真之地。乃晦其名氏。於五峯之下。游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繫。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其於三洞經誥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稟受。日集于左右。而師辯論宏博。隨其性根。各有發明。進玄微論三卷。上明皇稱旨。賞其達悟。末幾尸解。注靈寶於世。今凌虛宮有天香臺。乃注經之所。曉夕雲煙起。如香繚繞。

唐若山。魯郡人。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元中出守澗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好長生之道。令弟若水為衡岳道士。與兄同得胎元谷神之要。嘗詔入內殿。後求歸山。詔許之。若山後揚子江中乘五色霧而仙。其弟尸解於南嶽。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代寓居長沙。後散徙四方。其遠近欽慕。泰芝卜居邵州仁風村柳塘。數世皆修慈惠。自幼夤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清儉。遊息南岳。訪神仙之事。一夕於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婦煉丹雲山之北余胡之頂。積有年矣。大藥已成。功行俱備。而能乘虛神遊。隱顯出入綽有神異。人不可測。開元二十六年歲在戊寅八月十六日。明皇詔近臣曰。朕昨宵中秋夜寢夢有神人告朕言。湖南邵州雲山有道人。煉丹得仙。若禮遇之可為國歸。

宰相劉晏。少好遊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嘗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迹也。因遊長安。至一藥舖。偶問曰。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去。兼覓藥看。亦不多買。某意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云。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蔯之類。甚為芳潔。劉公異之。訊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好菜蔬。劉公忽驚記所遇道人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即館後。遂往問見王十八。衣犢鼻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漸次問其鄉里家屬曰飄蓬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益異之。令坐索酒與喫。固不肯却歸。乃詣縣自請同往嶺外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敝。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茲有異。何為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忌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歎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乃葬於路隅。後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來。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云。奉處分放回。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覩。隣人曰。王十八昨夜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反審。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塚。瘞所空存衣服耳。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扣門甚急。闖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歡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出藥三圓。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蹶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夫人曰王十八。乃涕泗交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妾僕使並泣。王十八悽然曰。奉愧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圓可延十載。至期某却來。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因請少淹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日所疾即愈。且還某藥。乃以鹽一兩投水飲之大吐。吐中有藥三圓。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側。遂攫其二圓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炁。我固知為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病復數月。有詔至。乃卒高僧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食退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時鄴侯李泌寺中讀書。察懶殘所為非凡物。聽其中宵梵唱響徹於上。李泌情頗知音。能辯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通名而謁。懶殘大詬覲面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敬之雅拜。懶殘正撥牛糞出芋啖之。良久而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公盡食之。後謂曰。慎無

多語。領取十年宰相。公謝之而退。後月餘。刺史祭岳崇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摧倒。凡山路行所為大石橫攔。遂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鼓噪以推之。人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塗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略試去之。眾皆大笑。以為狂人。懶殘曰。何在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磬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眾僧皆羅拜。見者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群。日有傷無由禁。懶殘曰授我箠。為爾盡驅除。眾曰。大石猶推。此物容易。因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才出門見一虎銜之登山噬之。人歎其不免數。初懶殘居巖久之。嘗作歌。其略云。世事悠悠。不如山坵。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賞慕。夜月為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死生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自寧。萬法皆爾。不死不生。兀然無箇事。春來草自青。其後李泌果入相。一云。懶殘在石廩伏山妖。而售寶被訟。獄中卒。乃尸解也。

衡山隱者。不知姓名。數因賣藥往來衡岳寺寄宿。或時四五日無所食。僧徒怪之。後復賣藥至僧所眾見不食。知是異人。敬接甚厚。會樂人將女詣寺。其女有色。眾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俱不引退。隱者聞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持金兩錠正二百兩。謂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貫。今亦不論自金畢將去。樂師時充官使倉卒便別。隱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餘里。但上山當知也。女父母事畢憶女乃往訪之。正見朱門崇麗叩門。隱者與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復饑。留連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將還。隱者以五色箱盛黃金五錠贈送。謂父母曰。此間深邃。不復人居此。後無煩更來也。其後父母重往。但見山草荒蕪。不復人居。方知是神仙之窟李泌者。肅宗朝隱於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宮室。泌嘗採松脂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以獻帝。幼曾作詩云。天生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自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庵基見在煙霞峯。得玄和先生祕語懶殘開發。道業兩全。其詩末句已先見也。

俞靈瓚者。河間人。居衡山九真觀。後學道十餘年。南岳赤君憫之。傳回風混合之道。及守明梁之法二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然自晦不為異以驚人。而人亦莫知有道者也。與談說多及四海九州遊歷事。其貌常若三十許人。元和中。郴州官吏迎候太守因集于觀門。靈瓚衣弊自若。人見之亦不甚禮待。忽歷諸官吏說其祖父名氏狀貌性情職掌年壽皆中。眾驚異而禮之。且曰。我偶然耳。非所知也。遂入閉關不出。雖懇之再三亦不復有言。方知其異人。常誦大洞經。或絕粒或飲酒。有潘老仙遊岳與靈瓚甚款。常養一龜。廣四五尺。力可敵十人。見者畏憚。靈瓚乘之入九疑山。樵者時見之。

昔舜時有鳥如雀。自丹州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一曰憑霄。雀能群飛銜書砂珠輕細風吹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得青石圓如珠。服之不死

。帶之身輕。元和末。仙人方回遊南嶽遇之七言贊曰。珠塵圓浮輕且明。有道服之得長生。王子年曰雲密峯。流洲岸亦有此珠。遊人嘗得服之不死。

劉元靖。武昌人。師王道宗傳正一籙。未幾道宗將告寂。以所有均遺諸門人。元靖惟收圖書。既葬於東山。晴夜有炁出墓中。高十數丈。元靖異之。遂開葬。及發棺但遺衣被而已。始知其師得道。元靖感悟。泛洞庭遊武陵。復入南岳。師曰。先生因魏夫人仙壇乃有卜居意。自壇東尋峻峯上十數里。見一石穴南向闢以為居。引泉環流。伐木誅茅。前建上閣。某局茶竈鑿石而成。使君韓曄遊此。命其閣曰會仙。常以柏葉醞酒雖絕粒煉氣而一飲斗餘。寶歷初。敬宗求方士。監軍呂令琮邀至譚州。先生曰。某有山妻侍妾。以牛肉為命。若以為術士恐將軍有罔上之名。因請歲肩自割以蒜菹而食之。令琮愈疑因為摩足乞行。先生不得已上道。以十二月一日到京。便召於司政殿。敬宗問以神仙之事。師曰。無利無營。少私寡欲。修身出世之旨也。上不悅而難作。文皇放歸山。李訓欲用。董昌齡自交廣乘傳過岳下禮先生。先生曰。觀中丞王氣未動。不宜有此。行且徐之。齡昌因緩轡入商山。訓果興亂。朗州刺史唐仲妻病。求符於元靖。遂戒來者曰。此符當示使君。無先於夫人。使還仲已殂矣。夫人自愈。嘗聞先生門人趙中閑曰。先生言董唐之事如目擊。中閑曰。先生在中山多年。境靜忽忽有所見。亦無指定之說。會昌三年。武宗奉玄元之教。將除佛寺。徵先生赴闕。及對見。武宗見神貌清古。改容欽敬。因問佛法傾烈祖之風。朕欲去之。先生對曰。釋氏久遠。將遏絕可漸革其弊。卒有變更。即繫眾害事。却不利於道門。又問金丹之術。先生對以至靈之物非深山獨往之士不可得。上曰師其得之耶。又對曰。如臣期欲得之。今實未有得得即陛下不可見矣。上賜縑百匹及米麥飴密。止于太清宮。時召入訪道。每有恩賜。先生立捨與監引勅使及諸門至望仙門則已空手矣。五年秋武宗微疾。將傳法籙。內臣以趙歸真有私累嗜貨財。推先生清淨可為帝師。遂召入內君靈符殿。武宗問受籙盟信歃血之事。先生對以至尊最重莫過於誠敬齋戒。陛下七日齋三日戒。自可朝玉帝矣。不合以金玉髮血為信斷髮歃血非常王之事金玦白璧非至尊之寶。當時以為中論。及事畢除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大學士號廣成先生。別築崇玄館以居之。後乞還山。時上亦欲令茅山投龍遂許自茅山歸南嶽。武皇大漸。道者許元長趙歸真輩十餘人皆處極。法。上獨詔觀察使存問賜之束帛香茗等。初九真觀道士周混汗在岳中。事望亞於先生朝之未徵失生也。有衡岳觀道士毛太玄。嘗夢真官執錄自天降云。以混汗為大羅觀主。太玄因曰。劉先生曷不先徵乎。真官曰。劉君世業未盡。徵則役為仙官。更不為修行人矣。果如其說。先生自朝歸岳歎曰。吾今為地仙數百年。根不能脫身。為二帝所累。今已計不乃矣。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雲鶴頻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空。及遷神日。惟杖屨在。弟子呂志真。亦得其道。

謝修通。宜春人也。稟性和雅。不好裝飾。聞喜則喜。見惡如探湯。奉母至孝。常懷悅色。一夕夢冠褐者曰。子骨相非凡。何不出家學道。遂告母。母允之。於是詣

南岳。投衡岳觀潘如松為道士。而寄籍焉。因遊五峯。尋訪靈迹。一夕夢神人曰。朱陵洞府未合居之。後五十年再得棲。此東有玉峯洞天福地。亦朱陵之憲司。子宜處之。將有所遇。於是修通省親。而告母曰。今值儉歲。時凶難於給用。母有所感宜往玉笥洞天可以修其若何。母諾之。遂肩輿其母。往玉笥山。穴居數年。甘旨之奉棗栗芋茱萸菁百合。其後母即世塋葬訖。復居三紀。遇梅蕭二真人傳道。行之後蟬蛻于清虛館之東隅。復入南嶽。隱真於洞靈原。果五十年矣。

元和中。有柳實元徹者。居于衡嶽。二公俱有從父為官浙右為理。庶人連累各竄于驩愛之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縣登州。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籥鼓誼嘩。舟人與三公僕使咸往觀焉。夜將半。俄颶風起斷纜。飄于大海。莫之所適。俄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沮而陟焉。見天尊像瑩然于案所。有金鑪香燼。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東海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俯聽。良久乃沒去逡巡。有紫雲自海而湧出。蔓衍數百步。有五色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綺繡雜錯。耀奪人目。見虹橋忽展直抵于島上。俄有雙[鬢-(一/口)+?]侍女。捧玉盒。持金鑪似蓮花。而至于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雙[鬢-(一/口)+?]。叩頭再拜。辭理哀酸。求反人世。雙[鬢-(一/口)+?]不答。二子請益。良久女曰。子何人而致此。二子以事告。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子拜而泣告。天師憫之曰。子隨此女而謁南溟天人。當有歸期無慮。尊師語雙[鬢-(一/口)+?]曰。予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女子未笄衣五色文章。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徹。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以笙竽籥笛。傍引鸞鳳。雅合節奏。二子恍若夢于鈞天則人世罕聞見也。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下曰。安期先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先生間闊千載不值。南游無因訪話。夫人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與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饗。尊師曰。二客未合饗。然為致人間之食而食之。夫人曰然。則進饌。乃人間常味也。尊師食畢。懷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捧之。遂告回。謂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合為子師爾。二子拜尊師遂去。夫人命侍女曰。可送二客去曰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虬遞相繚繞為橋柱石。有使者曰。吾不當為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為此行。襟帶間一盒子。盒子中有物隱。隱然如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則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道遇番禺少年情之至則有子。未三歲令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為子其來久矣。中間南

岳回雁峯使者有事于水府。回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為恨。二君子為持盒子。到回雁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儻得玉環。為送吾子。吾子亦當有報効。爾慎勿啟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禽而應之。事無不從意。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爾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別橋之已盡。達昔日合浦。維舟處回視之無橋矣。二元詢時代已十年也。驩愛二州親屬殂矣。二子惆悵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以手扣玉壺。遂有鴛鴦語曰。當飲食前行自遇。俄頃道左有孟肴饌羅列。二子食而飽。數日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然二子妻各謝世已三日。家人輩悲喜不自勝。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也。二子似厭世體已清虛。觀妻之喪不甚悲戚。因相共抵回雁訪下。訪使者廟。以盒子投之。條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雹。折木拔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于南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盒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持此藥曰反魂膏。而報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項而活。受之而少年忽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悶然而歸。因雪見老叟負薪而賣。二子哀老年而寒。飲之以酒。睹薪檐上。有刻太極字。乃疑異之。禮為師。持玉壺以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此壺也。往來數久甚喜。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更不出。疑自此皆得道也。

東陵聖母廟主女冠道土康紫霞自言。少時嘗夢中被人錄去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嶽。遂以金鎖甲令騎。導從千餘。人馬蹀蹀南云。須臾至嶽神拜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嶽中峯巒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鳴驚覺。自是生鬚數十莖。

憑惟良。字雲翼。湘人也。修道於南嶽中宮。與徐靈符陳寡言為煙霞之友。香火之外琴酒自娛。久之就降真堂師田先生受三洞祕訣。治病痊毒。於元和中。侍師東入天台山而得道。

唐貞元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如綠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丈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粒。而點畫分明。又善作飛雲蓋。以絲一絢分為三段。染成五色。結為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土謂之神。度為道士。賜號逍遙。勅住南岳魏閣。久之告期而羽化。

先生呂志真。不知何許人也。廣成先生之弟子。內潔而外和。終日而闔坐。似不能言者。居南嶽隱真崑十餘年。此後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謁諸門人之家。常荷二大瓢。藥物服飾經籙道具皆貯之。善以藥術救人。入林谷間。虎豹馴之。人問其道。則默無所對。出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曰。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刃至。志真謂賊曰。此行皆吾弟子無得于之。其徒斂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欲見之。遂石金山自中夜達旦而止。翌日往訪之皆同。或曰。採藥而

聞仙樂。豈非得道之兆耶。後遊南嶽。禮青玉光天二壇。寓招仙觀。辟穀七日。入洞靈源。訪彭蔡真人舊隱山行抵。晚溪上見一樵人坐。問師道子獨何往。對曰。聞彭蔡真人隱此。願一禮謁。樵人曰。蔡真人所居不可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言訖。荷樵人溪去水甚淺。師道往則深矣。樵人回顧曰。五十年方得過此。師道遂東行十餘里至草舍一所籬落雞犬見一人狀貌類農者。年可三十許。謂師道曰。此來何求。對曰。尋彭蔡真人。曰路上見樵者否。曰然。曰此乃蔡真人也。師道驚歎曰。遇仙人而不識。豈非命也。因留宿。榻下有鑪。中有湯鼎存焉。後有數磁盒環列。謂師道曰。置米未回。盒中物可以喫。從意取之。師道曰。遊山尋訪。不以飲食為念。於是揭一盒視之乃茶也。以湯點喫。甘香異常。再揭則不復開。諸盒亦然。師道不敢言。因就寢日高。主人未興。師道訝而潛行約十數里。逢一老人邀坐石上問之。具以對。老人曰。蔡真人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汝道炁但濃。而骨未就。因折草一莖與師道。莖若薑苗。長尺餘。味甘味。復令飲泉。水舉頭忽失所在。自是喫草茶。復覺炁力輕健。愈於來時。復招仙觀道眾驚駭異曰。去已月餘。何如是之久耶。山中無住宿處。師道自驚曰。才經一宿。具以所見白之。道眾復歎曰。吾輩居此觀。徒為學道。子一入山三逢仙人。一宿已經月餘矣。老人乃彭真人也。既見蔡真人父子。又遇彭真人。得非修習之至耶。久之以省親歸問政山每採樵斫藥皆以虎豹負歸母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我亦幸為汝母已。而復遊玉笥清虛。訪梅蕭二真人。三遊郁木杭冀一見之山行。或逢一布衣烏帽顏若平十許人。師道問以梅蕭二真所在。且曰。吾乃謝修通也。吾居南嶽洞靈源溪彭蔡同隱二百餘年。知汝嘗遊南嶽。我適被東華君所命。為玉笥山地仙。兼管清虛館。爾與我素有道緣。故得相見。言訖忽不見。師道復洞靈源已五十年矣。相衛之間有僧。自少博習經論善講說。每有講筵。自謂超絕然而聽者稀少。財利寡薄。如此積年。真僧不憤。遂將經論。遍歷名山。以訪知者。後遊湖外至南嶽衡嶽寺。憩泊月餘。常於寺閑齋獨坐。尋譯經論。又自咎曰。所曉義理。無乃乖於聖意乎。沈思之次。忽舉頭見一老僧。杖錫而入曰。師習讀何經論。究何義理。僧疑是異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若遇智者分別此事。即鉗口結舌無復開演耳。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眾人無緣耳。僧曰。若然者豈終世如此乎。老僧曰。吾試為汝結緣。因問師今有機資糧。僧曰。自徂南方。歷行萬里。糧食所費。皆已竭矣。昨抵南岳。只有大衣七條而已。老師曰。只此可矣。可賣之。以所得值。皆作磨餅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相與。持之平野之中散掇此物。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與我為弟子。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亂下啄食。地下螻蛄復不知數。老師謂曰。爾後三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不用講說也。言訖而去。僧如其言。後二十年却歸河北開講。聽徒動即千萬人。皆年二十已下。其老壯十無一二焉。

唐時有一僧。居于南岳。見一物。綠毛覆體。直至座前僧曰。貧道禪居不撓。生靈神有知無相惱也。此物曰。子知有晉宋乎。僧曰。自晉至唐四百年矣。其物曰。子知有姚泓乎。僧曰。吾聞泓已死矣。其物曰。我即泓也。其時示之以死。脫身逃遁。遊行洞天福地。飢食柏葉。遍身生毛。唐代宗時。有高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之。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始居山西南巖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至幽都。來求其道。或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為僕役。後數年功成道備。人皆負布帛代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邊洞元洛陽人於嵩山嶧嶺遇道後醉酒風狂混塵。一旦歸洛陽。承醉入水不復出而後有客自衡湘來。洞元於南嶽山託附書至洛陽。其法屬交友敘舊。及墨遂乃洞元親染。人皆曰水仙。

長慶中有馬拯處士。性閑清虛。好遊山水。不擇險峭。盡能躋攀。居于閩中。因詣衡山祝融峯伏虎師佛堂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三笏于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毛俱白。狀貌魁梧。甚喜拯來。拯使一僕挈其囊。僧曰。暫請郎君僕夫至近縣市少鹽醢。拯許之。僕乃持錢下山去。僧旋亦不知所向。續又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沼告拯曰。適來中道遇一虎食一夫。不知唯氏之子。說其服飾。即拯僕使爾。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鞞衣。衣禪衣乃老僧也。拯愈怖怯。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食如何。僧怒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鴟鴞。無信偶語耳。拯細窺僧口吻。猶帶殷血而不欲言。二人踰其食堂。牢扁其戶。明燭伺之。夜深聞戶外有虎怒首觸其扇者二四。賴戶壯而不墮。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內土偶竇頭盧者久之。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且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後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義曰。寅人乃僧虎也。欄中水即井也。午子即我也。艮畔金者銀也。其下兩句即不能解。乃明僧扣門乃曰。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起關食糜異。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無敢下山去。乃召僧窺井中云有怪物。僧細視。次二子推僧墮井。乃化為虎。以巨石鎮之而斃。二子遂取銀三笏而下山。僅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旁。張[弓*尙]弓了上其樹而為柵居之。語二子曰。無觸我機。兼語二子曰。山下猶遠虎方暴。何不且上此柵來。二子慄慄。遂攀緣而上。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女人。歌吟者戲舞者。忽至[弓*尙]弓所。眾怒曰。朝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和。今方追捕。次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因詰獵者曰。此是佞鬼乃虎食之人也。為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姓氏。曰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句今有驗矣。牛進即特進也。將軍即虎矣。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纔却登柵。果有一虎咆哮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第三班貫心而踣逡巡。諸佞鬼奔走却回。伏其虎前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因怒而叱之曰。汝輩無

知下鬼。生遭虎噬死。吾今為汝報讐。不能慚謝。猶敢慟哭。豈有為鬼不靈如是遂悄寂。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將軍乃虎耳聆郎君之說方大惶悟躡其尾而罵之。感謝而去。乃明二子分白金一笏與獵者而歸(出傳奇)向子文。長沙人。寶歷中。得官衡州。貧不能歸。愛山水之勝。一旦謁嶽神廟。時當盛暑。留宿旬餘。忽有一人。青巾紫裘。面如琢玉。神色威整。鬚眉如畫。子文異之。骨相非凡。翊旦往見。問之乃曰。余龔慶長也。世家洛陽。少遇司馬隱元于鳴臯山下。隱元者自是委羽洞天之靈官也。凡五嶽四瀆洞天福地。各有靈官主之。較量功罪。採訪善惡。聞于九天使者府。隱元謂慶長曰。汝宿生常居要職。有辯冤雪死之勞。當時土民陰受汝賜。逮朱泚僭逆仗節死事。忠憤之氣毅然不衰。故得再生為人。他時通悟必能記憶矣。九天使者錄汝之功命。我授汝石精金光藏景錄形神劍之法中黃太一默朝之朝。因得度世。近登紫霄峯望氣。見嶺外妖氣氛。欲往禳除。經過嶽祠。故來朝謁。子文為之致躬。慶長顧侍者取琴鼓之。其曲名曰金鯨躍海雨滴秋荷醉淘月白雲引之類。音韻清越。非凡聲也。陪從連日。臨別子文再拜言曰。幸得際遇欲從先生南遊可乎。慶長曰。未可也。汝當仕進。更十八年中條山相見。子文再拜乞言。慶長曰。學先乎功行逢時得志。汝宜勉之。至干吐納服餌。乃其餘事。子文懇請再三。慶長曰。當俟後會。子文曰。更有教戒。誓當稟奉。慶長沈思良久云。汝父祖旅殯僧舍。頗苦鬼役。早卜吉壤以終大事。子文流涕拜謝。翩然而去。

鍊師聶紹元。幼而雅好。詩書老莊文列。一日詣金陵。師方外高明昭受戒籙。是夕夢入一城。宮府嚴肅。中有朱衣者。按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開籍。籍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受上清畢法。二十二往南嶽。遂掩卷。而悟久之。自金陵還問政山。築室以居。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世多以鍊師稱之。每侍母極勲瘁。一日晨起沐浴曰。我伯祖戒云。吾家世世宜修煉可率勵。勿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望見者疑為火所焚。即之則[門@具]然無他。但紹元已化矣。四鶴與神光亦冉冉而去。詰旦莊隸來云。鍊師與三道士衣緋綠乘者。從者數輩。悉冠帶南去。鍊師回首曰。我往南嶽矣。

潘發。字文伯。隴右人。自幼參受法籙。檄召鬼神。行符施藥。濟人病苦。遠近稱之。於元夜入靜精益南岳真官云。昨天臘日。東隣攝召東岳云已得開度。南岳受生未審。東嶽攝魂考過。南岳練度。法主復掌何事。真官夢云。五嶽方面分野之屬。洞天福地。名山溪盧各有主。司人間功罪。國之財賦器用。洎水陸眾類。火嶽管四瀆四足負荷之屬。又云。南嶽有赤脚仙人。子勲修德。必際遇之。乃子師耳。乃李守微也。

北夢瑣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嘗白南岳真君云。上真何以須紙錢為有所未諭。既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籍。吾何須由。是嶽中益信。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不雨。其兄希震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誼譟連召希震。復入見希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被。其首已碎。令視信扶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烈嗣位。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親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祕不敢言。此夕有物如黑幕。突入堂前。即時而卒。

開寶年中。有率子廉者。本南岳之耕民。獷戾愚無取。眾皆謂率牛。一日厭為農時。乃投衡岳觀李尊師出家。未幾披戴為道士。後眾舉於紫虛閣住持。非當其才。但令彼洒掃而已。子廉得此欣然而往。常恃酒狂醉。往往倒臥於衢路。或山谷之間。雖風雨暴作虎狼鬪見蔑如也。一日禮部詔帥臣王公祐禱南岳。公為性簡傲。時山中道釋悉奔祇謁。及行祭禮畢。忽問左右曰。吾聞有魏夫人壇安在。對曰。即紫虛閣是也。有主否。曰道士率子廉。一人何謂不來參謁。答曰。子廉本山下之農夫。殊無他能。人皆以率牛呼之。性好酒不來參謁。必酒病也。公乃逕詣閣見子廉。果中酒首不能舉視。其生涯只有破鐵鋤及缺磁碗器數事而已。外索然無覩。公呼之。但努目注視曰。深山道士罕遇酒。遇酒則大醉。所以委頓如此。望明公不責。公大喜以為任真守朴信所謂道人也。翌日與同舟而歸府。置之於水閣中。經月使之將行。復謂之曰。尊師韜光內映之人也。誠所珍重。幾欲作成一篇。為王事所迫。矻矻未暇。五七日間詩成。當令送上。幸勿訝然。子廉歸岳。數月未聞至。公一夕因觀書倦而假寢。恍然見子廉遽入府。主曾云詩許。以五七日為約。數月未聞。得非事有所廢忘乎。言訖逕去。公覺甚懷感愧。遂乃燈下為三絕。仍加序以寄之。詩曰。古屋當崖映月開。年年常伴白雲閑。餽糧丹火何從出。四面無人見下山。下瞰虛空臨絕磴。上排煙霧倚山巔。四邊嶮絕無猿鳥。獨臥白雲三十年。心意逍遙物莫知。山中山下識人稀。想君絕累忘塵境。不是王喬即令威。翌日命寫於版。遣人齎送南嶽。懸於本閣。子廉曰。我則何用以慰。閣之清虛爾。本詩石在縣之江亭。熙寧間碑為火所焚。今銓德觀。復刻石記之。東坡居士序兼書。紹興中。住持黃庭觀道士陳子常再刻之於本觀閣下。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子廉忽使人白衡岳觀李尊師云。以他遊故來辭。請令人來照管。師得之云。此人土木愚子盛暑何往。遂親去訪之。至則奄然。師謂童行曰。吾不料率牛先知其死日耶。遂以禮葬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回。於南薰門外。忽遇子廉。相敘契闊。其詞甚優逸。曰尊師歸岳中否。曰思欲一看京師。臨行蒙尊師贐送甚厚。欲奉一書致謝。勞大德為達之還可否。守澄遂領書往衡岳李尊師處。開對之則六月十七日書也。遂發其塚而觀之。但遺一拄杖并鞵爾。

乾德二年。雲修南岳廟。塑繪鬼神及人馬尤多。忽一日一時嘶噉旗纛。盡皆倒而西指。工人役夫皆怖仆于地。良久方甦。廟乃具事由。申舉本州。按驗得實。然後飛奏考其月日破蜀之日也。朝野莫不異之。

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京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服稱帝命來召。俄宮闕壯麗。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既陞見帝謂曰。主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求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旁拱立者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嘗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皇帝(此一段與本朝實錄甚異。今亦存之)。

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肌若截膏。眉目疎秀。唇若積朱。齒如排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大小皆得。其歡心時人呼為笑先生也。或遊旗亭遇廢民。日於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軫救疾苦。仁廟聞先生之名。特召先生。上殿賜坐及茶。館先生於芳林園告去。帝賜號南岳養素先生。先生乃往南岳招仙觀。是時學士賈昌朝贈先生詩云。聖澤濃沾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為巾。祝融峯下醉明月。湘水源頭釣錦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仙豆幾回春。他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雲橋跪禮人。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窺牖望之。但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話少刻。先生一日沐浴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願。先生位號。但不願拒聖君之意。今當去矣。乃奄然。先生多遊西川。亦來湖湘。今人時復見之。

王靈輿。晉陵人。幼自廬阜庵居。後遷南岳中宮。修真煉行。一紀道成。復朱陵之東。旦暮朝斗祈感上真而後昇舉。今宮前有片石。其文細如磨礮者。昔真人朝斗之石也。本宮舊有田地數頃為別宮所佃。景祐乙亥年正月。樞密學士富春公孫沔為御史上因問事忤旨貶永州市征。仲秋抵宮下。十月十八日就枕酣寐。夢遊清都觀。其觀數軒。竹樹蕭疎。潔洒可愛。有衣冠四人。中有峭峻端秀微有鬚黃衣道士。服頂紗巾。前揖公曰。賦壽甚遠。恩命將至矣。某有田疇。乃衡山邑君之部中也。幸惟顧屬之。公時在夢中。心自惟始被遣左官何遽有恩典。此皆術士妄言也。道士曰。何不相信之。良久日。足下心胸間有誌大如錢。公惟默未嘗有試。退手袖中捫其所如其說。道士曰。則向之言不誣矣。公益謝焉。乃唯而退。又連呼之。公回眄間。復言曰。某姓王氏。幸記勿忘。俄頃遂悟訝然。風度眉宇歷歷可記心目間。未幾奉詔移倅長沙。十二月赴所官至衡岳觀。禮星像。目九仙宮。左右列真仙四人。王中者乃夢中所見。顏貌暗符。而衣冠則異。因觀其傳記。且曰中尊姓王。始覺其姓與夢中所說契矣。公雖訪其本觀所在。且撰日受暑迫於期會遂不及往。明年孟夏。刺史當奉詔禱岳。以疾不克行。公實代往至昭潭晝寢。舟中忽如聞空中有語曰。移命將至。所禱之事竟不為理何也。忽然四顧無人。自呼舟中後使皆自舟後至者索其語言之人。悉無得焉。公思豈九仙未往有是異也。翌日至其岳祀事畢。詣觀中見古屋塑像。位於中者。榜曰王靈輿真人。其顏狀衣巾。乃夢中所見。無毫髮之差。公爇香再拜。感歎久之。遂與縣官推之逾年。果得若干田土屬隣觀。歲收地利。因而申明。勒還舊管。集賢章公岷作篆刻之石記之。并張觀奏復宮額內一記八分書存焉。又觀之西北五里有巖一所。深下平坦三四丈是。

國家昔日投金龍之所。深下透雲密峯斷石源。傳云。前洞是朱陵洞天之東門也。中洞後洞在靈境之西。亦洞天之便門也。

陳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部試。十月至長沙。夢一人引入一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青精先生。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為直言極諫臣。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岳。陳曰。堯者古聖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德而王。棄天下而位。神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宦未立俟它。曰應乃許以十年為期。既悟甚惡之為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官全州判官。道出嶽州南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召。遽驚覺喟曰。豈堯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復執書秩臥讀之。晚食具呼之已逝。

劉山甫。隨侍官於嶺外。北歸泊舟洞庭登岸。見北方毘沙門天王廟祠。因謁之。見廟宇頽圯。乃題云。壞牆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坐塵。自是神仙無感應。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神真曰。我南嶽神也。汝何相侮。俄而風濤大作舟幾覆。悔謝徹去詩牌乃止。

尚書郎李觀為進士時。遊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有負竹奩釘鉸具者。請曰。子往南嶽。謂我問養素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以語元道大驚曰。真人眉間有白誌乎。曰然。是海蟾子也。吾義聖胎以成患無以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問相及而不得接。吾之不遇斯人命也。

神宗朝。章警。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群。天才卓異。修舉業之暇。精妙於易。注太玄經。至九卷。忽晝寢夢見揚子雲。曰太玄猶如一浮圖有十三。汝注至九卷。機豈易泄耶。警覺甚疑異之。後略注至十卷進上。

帝喜賜爵不受。封為冲退處士。嘗與邵雍康節友善。因遊廣漢金雁橋。見一童年十二鬻詩。警喜之拉同歸。更名經童。警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之。一日有青衣童。持書至警。接書已失青童。警觀書皮云。南嶽布衣真一子書至西州冲退處士處開。及開但只一章詩云。未遂山中吟。時間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塵穢濁神襟。歸植南園芝。馳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瑤琳。警因遊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寧訪之。警遽云足濯西溪流去水。李速應云。手持南嶽寄來詩。警驚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辭云。吾先往南嶽。君宜早來。自後李不復見。經童忽一日告去。警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嶽候先生。警曰。汝何知之。童曰久矣。童坐亡。逾月警別相知而尸解。警嘗煉丹。後服丹化如蛇蟬也。今人時見之於南岳。段願言弔之詩略云。尸解去難尋。空留一鼎金。西州大隱沒。北極少徵沈。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蛻棄遐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沈處士星。金鼎煉成丹汞藥。玉堂傳授太玄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

周琬。湘中人。艤舟南沙。夢二吏引入南嶽廟內陞殿。王起接之曰。知入京銓。欲率留在此。亦與人世之樂不殊。琬曰。名宦未達。且欲赴銓王曰。如此則不敢奉糜

也。乃作詩送周琬曰。住此既非樂。捨此去何圖。若問青氈事。惟留一角書。至京調中牟尉。忽臥病旅中且慮不起。作妻子書一角封畢而卒(此一段與陳良卿事類辭殊。今兩存之。出洞微志)。

衡嶽泉禪師。南人也。名谷泉少。聰敏性耐垢污。大言不遜。流俗憎惡。造汾陽昭禪師。密使記南歸。放浪湘中。與虎湫蛟穴為伴。因遊南嶽雲峯寺。住懶瓚巖。又移芭蕉庵。復遷寶真。大書壁曰。予此芭蕉庵。幽古堆雲處。千般異境未暇數。且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飡大紫芋。而今拋之去。不知誰來住。寶真庵最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蟠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夜不見。明日杖山策遍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約數百斤。眾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不知其去。因相傳云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鉢中。泉喜出望外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瓢。來往山中。人曰。瓢中何物。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不誰管爾。誰是不管底。着箇破紙襖。一味工打睡。金烏住東上。玉兔從西墜。榮辱何繫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閑走南山與北山。醉臥山路間。值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畜一奴名調。古日令捨薪汲澗。或呼對坐巖石間。贈之以偈。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禮祖。能搬楫柁禦冬寒。隨分衣衫破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呵呵呵有甚討處。

張君猷。為湖南漕過南岳。自肩輿中。見路左一道觀甚麗。榜曰朱陵宮。遙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下。而從騎半已過。明年再經其地。求朱陵宮無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其下乃前所見朱陵宮之處。才小屋一二楹。其變異如此(此一段與張徽言意同辭異。今亦存之)。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去至衡山禪巖寺。方夏四月晚遊寺前兜率橋。見潭下峭壁間。有僧背負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隱見不常。且憶藏經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竦然敬視。忽壁開尺許。僧入其中。復合無纖罅。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以為意。俄亭西南角有扣柱者。繼即伸手內向漸進不止。時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漸退。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即見形。又一食久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如嬰兒。初生指狀。立頗恐即下山。

紹聖中。宜春季觀守臨賀。有一叟曰陳非自羅浮山來。觀延之因詰其年。曰五十歲。語次因問呂真人。叟曰。昔見之於南岳。陪速數日。自云。近遊巴陵。見老木精。留一絕於白鶴寺壁。臨別謂觀曰。我一百二十六歲矣。前日驟見不敢言。懼見疑也。今已別。言之無害。再復南嶽矣。觀計此叟。亦真人之流也。

隱逸

皇甫。名渙。字致遠。開封人也。賦性閑淡。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尤妙於三玄。知命不負學作黃冠。在京東太一宮受業。舉止狀義而不明。政和初 朝廷興道學。先生向化。次年攻試。辟雍作魁 聖覽程文□金壇郎不就乞換自在公患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遇至人憑野人得其道要。後遊南岳。棲凌虛臺會真觀思真己 皇帝詔赴闕居太一宮高士寮。後乞還山居汝水而坐亡。又有蔣風子者。本邵陽之居民。賦性愚直。言無忌憚。人事不入。或有小疵。不拘貴賤面而伸之。周游南嶽。見中嶺陡峻出意修之。亦之知其宿食之所。忽日有樵者慎青巾。負薪而鬻之。曰千辛苦而食用不給。與子一粒藥。吞之力可倍矣。自此但飲酒水而已。衣衫盡棄。寒暑不問。眾謂之曰。風子常倒臥衢路。雖勢位不能屈。毒藥不能加。虎狼無所損。獨行自語。人莫之測。皆逆知人意。逮今見之三十餘年。浩然如故。

近有皇甫坦者。字履道。西蜀人也。賦性穎達。立行清高。道學兼該。不類常輩。通老莊之外。尤精於術數。嘗游岷峨訪天師治所。遇唐朱真人。得其元奧。又常以氣術治人疾病。又示以經字言人吉凶。或波擊少剩。或點畫草。真人詰之。則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禍福無不備矣。迺遷謁平都。歷荆渚過洞庭。凡所到處。遇其窮廢。並蒙恩惠。道行愈超。聲流於朝。紹興二十七年 皇帝徵之。赴闕及登。對答問稱旨。主上深加禮待。後乞還廬山。結庵於撥雲峯下。以畜精神。二十八年秋 太上皇復下詔命 御製詔書曰。先生清標孤映。寄迹物外。糝糠塵俗。嘯詠煙霞。信可樂也。去秋為別。俯仰周歲。興懷晤言。馳神緬邈。討青城會友於元覽。白雲遂無心於帝鄉也。秋涼甚邇。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言。則騎鯨御炁。泠然無難。行且湘雲。橫素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為問。殘暑在近。益保清虛。後令先生降香於南岳。隆興改元 太上皇退居德壽宮。又下詔徵先生。每問道要皆稱 旨。復令先生降香於南嶽兼賜。

御書黃庭道德陰符三經。 御製詔書曰。自退處別宮日以頤神養志為事思見風采款親道話幸早命駕少同閑適專信奉速用伸至懷 上又令書院待詔寫先生神 上親贊曰。皇甫高士。眉宇列仙。以道興世。孰計其年。孤鶴在野。白雲行天。掀髯一笑。合乎自然。

右此一段亦教門之盛事。故全錄之。大抵探幽蹟隱。負步游方。尋師訪道。須誠心格志。柔外寬中者。凡所會遇。無不潛符。則知至道。果在我也。道果在我。升度南宮。不亦宜乎。故前所謂欲升南宮。先度朱陵。世諺云。不遊南岳。陰簿不削。信不誣矣。今則逮至我宋運值昌朝。異人高僧隱士接踵而棲者。亦不減於古矣。

敘古跋

